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夷

宋

堅

洪邁著

志

第五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九

九

九

九

九

九



夷堅志卷二十一

宋 洪邁撰

石溪李仙

南劍州順昌縣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於弟婦家。常伐木燒炭。鬻於市。得錢則日糶二升米以自給。有餘則貯留。以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嘗妄費。紹興二年九月。入山稍深。倦憇一空屋外。聞下棋聲。知是人居。望其中有兩士對奕。李趨進揖之。呼為先生。奕者笑而問曰。汝以何為業。對曰。賣炭爾。又曰。能服藥乎。應曰。諾。即顧視童。取瓢中者與之。童頗有吝色。曰。此何為者。而輕付之。咄曰。非汝所知。藥正紅。而味微酸。服竟亟出。約曰。三十年後。復會此山中。出門反顧。茫無所覩。嗅腰間所齎飯。臭不容口。傾之於水而行。迨還家。既歷三日矣。遂連夕大瀉。自是不復飲食。惟啖山果。鄉人稱之曰李仙。

楊教授弟

福州水西里中有一山。壁立百丈。自來無人能登。楊宜中教授之弟。為人輕浮。不謹細行。忽夢黃衣道人告之曰。明日侵早。可來山中相會。至旦。以語所善者。凡數輩。相

約偕行。緣崖謔浪到其下。楊徑攝衣升峻壁。步武從容。如履平地。眾竚立驚顧。已笑於山顛。訪黃衣者不見。但白花滿谷。時正餒。悉擷而食之。略無遺餘。且揮手下招。其徒皆莫敢仰視。遂徐徐而下。是夜復夢前人。恚曰。何得多口。乃嚙嗽津唾。溢牙頰間。吐至大鉢。使之飲。楊一吸而盡。無憎穢心。天方寒多雨。只著單衫。坐山上。累日乃還。衣不沾雨。云未嘗值雨也。從此飲啖。比平日才十之二三。衣道士服。往來塵市。白皙如玉。風骨頓清。飄飄然有出塵之態。蓋已有所得矣。淳熙中猶存。

萬壽寺門子

福州萬壽寺。紹興初。有一獠子。自鶯。充守門之役。凡累年。啟閉灑掃。晝夜不少怠。在寺僕中。最為勤飭。主僧議修堂殿。度須五百千。正擬精擇廉幹者。出外求化。獠知之。入白曰。在山門已久。無所陳力。願為常住辦此緣。一寺皆指以為狂。少頃錢至。方大驚異。或扣所從來。笑而不答。後主僧詣山莊。蒞收禾稻。獠卒于門房。寺為斂瘞畢。始報主僧曰。二日前吾見其人。策杖過此。不作揖而去。謂其有所不合。不知其亡也。命發瘞視之。但衣服存耳。

陳羶頭

紹興末。福州有丐者陳羶頭。不知何許人。衣裳敝垢。不與人接語。形容尤極穢濁。然未嘗梳髮。而頭無蟻虱。未嘗澡浴。而身不臭。每處於安泰橋之西偏。以破絮自蔽。僅能容膝。口中常吐一物於掌。瑩白正圓。玩弄不已。或為人所窺。則笑而復吞之。蓋內丹也。若坐若臥。動經月餘。不出乞食。藹然一出。則奔走不少駐。張圓覺頗識其異。遺之詩曰。釋氏三。千金世界。道家十二玉樓臺。不知雲鶴歸何處。空使羶頭夜臥階。數年後。失其所在。

劉黃二道人

蜀薩先生者。寓於泉州。以道術著名。從之游者數百輩。福唐有劉黃二道人。亦其徒也。黃年長。劉呼為兄。淳熙五年。將同往訪之。劉行至江南。忽稱疾。黃謂之曰。汝扞格如此。何以入道。我今自為計。劉曰。平生碌碌。無尺寸工夫。又不見先生而逝。恐淪下鬼。黃曰。凡學道者。未必一世可成。苟有可就舍。且權寄托。俟來生修持。當符所願。越二日。劉死。黃焚其尸。後兩夕。宿于旅邸。劉不見形。而詬罵於左右曰。為汝所誤。鬼錄未肯受。今去留俱無所附。為之奈何。黃曰。何不寄止于人耶。曰。吾已為鬼。將安往。遂追隨。三晝夜。殊遭辱撓。乃曰。有一家頗豐。吾送汝去。于是還福州。初郡

富民鄭氏待黃生甚異。妻有娠將孕。黃夜扣其扉曰：適有急幹，故冒夜入城，願借一宿而去。因扣鄭妻媵身之曰：未也。黃密語劉可矣。及明日，妻誕男子。後六年，黃復至鄭館。冬夕擁爐，嬰兒亦坐其傍。忽笑曰：黃哥記得與我在秀州打化時事否？黃為之色變。鄭父聞而大呼曰：吾兒何為謔語？乃不復言。慶元丙辰，十有九歲矣。動作語默，全類道流。而黃乃以嘔血下世。

籌洋村鬼

福州羅源縣村墅，名曰鶴坑。有樵夫常以採薪至籌洋村，往反屢矣。一日歸差晚，行及小灣，逢一人從山下來，呼之曰：多時不相見，樵覺為已死，神色沮喪。徐乃能言曰：汝死矣，如何在此？其人曰：我本未合死，今居此無異昔時。指茂林間曰：我只住其中，可偕往說話。樵拒之曰：日勢且黃昏，恐家人候門不便。乃曰：汝若到我家，為傳語娘，我住此與生時一般，不用憂憶。但有酒食時，安排在門外，自當歡享。樵急揖之而去。明日具言于鬼母，泣而焚紙錢，設置酒殽，閉門祝之。少選出視，特空器耳。無存也。有妻及三子，死後妻攜子改嫁，屢遭繼父捶楚。父常獨行過嶺，鬼遮道罵曰：汝之惡，何由可耐？既娶我妻，又虐我兒，是何道理？遂奮拳毆之。此人亦與爭鬪，相

追至洞口。值有行過者。訝而問之。鬼乃沒。追還舍。青痕遍體。自是不敢復仍前過。

鶴坑虎

羅源鶴坑村。有一嶺不甚高。上有平嶺。居民稱為蒼上。田家一婦。嘗歸寧父母。過其處。見一虎蹲踞草中。懼不得免。立而呼之曰。斑哥。我今省侍爺娘。與汝無冤。汝且速去。虎弭耳竦聽。遽曳尾趨險而行。婦得脫。世謂虎為靈物。不妄傷人。然此婦見驚獸不恐。乃能諭之以理。亦難得也。

師姑山虎

紹興四年春。古田縣師姑山。有村婦采筍。為虎搏去。初夜見夢于家曰。我初下山。逢黑虎。從對巖出。相去尚遠。急匍匐登山躲避。有兩個小兒。強把我脚。不得前進。大叫夫之命。虎亦在側。即行咬食。苦哉苦哉。其家人盡起。秉燭挾杖。迹婦所之。正落草坡上。身無全膚。昇以歸舍。半夜後。虎繞屋哮吼四出。若有所索。凡數夕乃止。蓋搏人而不得竟食其人。所以逞怒。所謂兩兒者。乃佞鬼也。

陳氏女為白起

慶元元年三月。福州江南民陳氏女。年十七歲。得病。臨絕。語人曰。我古白起也。女

素不知書。家人咸驚異焉。謂曰：白起乃秦國將軍。下世以來。一千三四百年矣。何為有此言。女曰：是也。為生時殺人七八十萬。在地獄受無量苦。近始得復人身。然只世世作女人之身。壽不許過二十歲。今日之死。亦命也夫。語畢遂歿。

張漢英

張漢英者。本長安人。遭亂南徙。家于福州。貧困無所休寓。宿萬歲寺僧堂之後。仰僧飯食以自給。紹興四年六月。夢為黃衣卒所逮。付之一繩。使援以行。四顧皆昏黑。莫之所向。俄而繩斷。寸步不能進。佇立以泣。黃衣忽從小巷舉手招之。隨以行道。官府門楣極低。榜曰：日考纖毫過惡之司。主者衣白。据案決事。左右侍者皆女子。亦衣白。主者大聲叱曰：汝在陽間作何過惡。對曰：平生常念濟物。恨力不逮。心初未嘗有害人之意。主者曰：汝功名休要覬幸。但欺心事。此門隨所為必書。不可不知也。張不敢答。驚悚而寤。亦不為人談。後來所覩。明年三月抱疾死。人疑其或有隱慝云。

雪峰異僧

古田觀音寺長老法椿。嘗挂搭于雪峰。與一遊僧聯單。浙西人也。趨進頗岸異。好

為誇大之言。每云福州人要罵僧作秃奴。此何理也。然其俗多修淨土。却似可嘉。其後偕入城。如鼓山。凡十僧同行。未到五里。旋風起於步武間。眾錯愕。失次。幾不可立。少頃風定。此僧已不知所在矣。皆疑為散聖混凡者。而或以為怪人云。

衫洋龍潭

淳熙甲辰歲。福州盛夏不雨。府帥趙子直命諸邑凡境內有神祠。湫淵靈異之處。悉加敬禱。古田縣衫洋山有三潭。在巖嶺峭拔間。居民每往祈雨。多獲甘霖。於是邑丞陳某詣其處。焚香致詞。罷。向潭簪笏端立。願一觀龍形。丞為人愿慙。移時不懈。俄黑雲從山腰起。徧覆太空。一物躍出第二潭。盤于巖石之上。蓋龍股也。色正黃。其大如椽。陳倉卒趨下。得民家少憩。即時大雨。周浹一縣。三日乃止。郡上其事于朝。詔加封立廟。

浮曦妃祠

紹興三年。福州人鄭立之。自番禺泛海還鄉。舟次莆田境浮曦灣。未及出港。或人來告有賊船六隻在近洋。蓋謀脫計。于是舟師詣崇福夫人廟求救護。得三吉。玦雖喜。其必無虞。然遲回不決。聚而議曰。我眾人單寡。不宜以白晝顯行速禍。且安知告

者非賊候邏之黨乎。勿墮其計中。不若侵曉打發。出其不意。庶或可免。况神妃許我耶。皆曰善。迨出港。果有六船翔集洪波間。其二已逼近。舟人窘迫。但遙瞻神祠致禱。相與被甲。發矢射之。矢且盡。賊舳艦已接。一卒持長叉將跳入。忽烟霧勃起。風雨欬至。驚濤駕山。對面不相覩識。全如深夜。既而開霽帖然。賊船悉向東南去。望之絕小。立之所乘者。亦漂往數十里外。了無他恐。蓋神之賜也。其靈異如此。夫人今進為妃云。

閩僧宗達

閩僧宗達。住持羅源山寺。連江林行者之叔某。以沙彌受業。其後游方江湘間。與達相遇於南昌材墟。達見之甚喜。導詣一刹。駐留三宿。至夜失達所在。第聞呻吟之聲。若在數十步外。沙彌怪之。時達謝世五年矣。而沙彌頓忘之。旦往訪尋。正見坐于竈下。伸足入火。叫苦不絕音。已則行立如初。始言曰。我以在生時。曾伐寺後木兩株與人。今墮惡境。每遇鼎鑊煮水。必將我脚代薪。所幸平日無他過。則坐此罪。受竟。即超生矣。此寺僧眾稍多。侵晨赴齋堂喫粥三次。先是煒銅汁。次鐵汁。末乃粥也。汝切記取。俄而報繩牀火發。羣僧聚立于法堂上。一僧脫衣登牀受火。痛楚不

可忍。少選趨下。復著衣。續又陞。如是不已。達曰。是皆謗般若之人。大凡道眼未明。妄說東西。罪業至重。汝宜深戒。吾幸不罹此苦。可為世人一一說之。沙彌流汗。匝體。瞿然而寤。蓋在榛莽間。向時佛屋鐘樓。金碧晃耀。皆幻也。予所記沃焦山事。頗與後一段相符。

陳公任

陳公任者。福州長樂縣巨商也。淳熙元年正月一日。其妾夢三人入門。其二衣綠。抱文牘。大書於壁間曰。陳公任。今年四月初七日。主惡死。妾識字能讀。明旦告其侶曰。夜來夢極不祥。相與視壁上字。一無所有。皆匿諱不敢說。久之。眾商張世顯何仲立。仲濟十餘輩。識云。福清東牆莫少俞治船。欲以四月往浙江。可共買布同發。如期而行。至州界鳧鷹港。夜可三鼓。船師報船無故自拆。世顯遽擁衾出。是時稍泊處。去岸猶丈許。如覺有人擁其輩至岸。餘人相繼騰上。惟公任仲位留戀貨財。未肯捨。頃之舟沉。而絳出水面。二人急抱絳。逐浪上下。哀呼求救。不可忍聞。後為絳所搖。幾至于裂。竟墜死波中。正月初七夜也。

福州民家猪

福州古田小民家。育一猪。其居窄隘。常置之寢室中。民有子未脫襁褓。其母出隣舍啜茶。以臥籃貯兒于床上。猪銜薦拽下。而籃隨仆地。遂嚙兒雙足至股。又食其臂。幾盡。經宿方死。

海船猴

廣州海山樓下客商船。船養一猴甚馴。育之既久。與人無間。商婦生嬰兒。已三四歲。猴每抱持之。習以為常。家人亦視之不問。一日商登岸。婦在寢。猴輒挾兒直升桅檣之顛。其高數丈。滿船人皆驚懼。而卒不可取。但鋪設帆席帷幕。四環于下。以防墮水。遣篙師扳援而上。將至矣。猴遽放手。兒遂墜下板上。碎首死。商殺猴沉諸海中。痛恨無及矣。相州人張正叔。時避地在彼。親見之。予亦記小說中。有猴效人浴兒。而舉置湯鏝肉內。既云異類。自不應狎之如人也。

胡仲徽兩薦

胡仲徽。以紹興中兩請鄉解。毛山人之柘。鼇頭先生之下。皆以書于庚志。而猶有遺者。癸酉之秋。將入試。寓館於城隍廟巷人家樓上。有富家翁送其子應舉。欲胡為助。許以錢三百千。胡謝之曰。吾固甚貧。然學業有限。所謂自照一身。猶未光者。何暇

推餘波及他人乎。翁去。胡念厚餌可戀。貯懷抱間。未決。夜夢黃衣卒登樓相報。榜胡問己得失。曰正為姓名在榜。所以來報。胡甚喜。卒既下。復還白曰。秀才解名雖定。更須莫要管閑事。乃可。胡倏然而寤。思晝日富翁之囑。力却之。果預薦。己卯之秋。以兼經就舍。郡學士子或夢人云。今年垂字賦作都魁。覺以告親朋。莫曉所謂。是歲賦題。出天子與日月竝明。以天子無私明。並日月為韻。滿場第一韻。押明字者十人。而九胡獨押私字。前兩句曰。聖德高拱。天光下垂。考官擊節嘉嘆。遂真首選。乃知片言隻字。罔不素定。又豈可復容私意哉。

王彥謨妻

紹興癸亥。梁企道侍郎寓居鄱陽妙果寺。隨行王彥謨提轄者。攜妻子處僧堂後。以典質取息自給。生四子。曰晉卿。舜卿。楚卿。月卿。妻極狠戾。有兩婢。役使甚酷。晝夜不得少息。每見其困睡。必按皂角滓。蟄其目。至經日不能視。或勸之曰。婢妾有過。葢之不可恕。則逐之。不應損其眸子。壞他終世。殊不為止。後彥謨死。浮財積踰萬緡。四子分往娼家。荒廢無度。久之。晉楚月三卿相繼亡。悍婦因病目。遂雙瞽。宛轉牀席間。呻吟怨悔。飲膳不能以時得。凡十年。乃絕命。其為報應彰顯若此。

孫知縣妻

丹陽縣外十里間。土人孫知縣。娶同邑某氏女。女兄弟二人。孫妻居少。其顏色絕艷。性好梅粧。不以寒暑著素衫。衣紅直繫。容儀意態。全如圖畫中人。但每日浴時。必施重幃蔽障。不許婢妾輒至。雖揩背亦不假手。孫數扣其故。笑而不答。歷十年。年且三十矣。孫一日因微醉。伺其入浴。戲鑽隙窺之。正見大白蛇堆盤於盆內。轉盼可怖。急奔詣書室中。別設牀。自是與之異處。妻蓋已知覺。才出浴。即往就之。謂曰。我固不是。汝亦錯了。切勿生他疑。今夜歸房共寢。無傷也。孫雖甚懼。而無詞可却。竟復與同寢。綢繆燕昵如初。然心中疑憚。若負芒刺。展轉不能安席。怏怏成疾。未踰歲而亡。時淳熙丁未歲也。張思順時監鎮江口。鎮府命攝邑事。實聞之。此婦至慶元三年。年四十猶存。

章茂憲夢

章茂憲臨江新喻人。淳熙乙未歲。赴省試畢。歸鄉。因過近郊一僧寺。意中小不適。頭目昏困。遂託宿。初更時。夢為人迎入官府。堂上設几案。胥吏滿前。各拘文牘。白章書判。既而曰。更須後有雨乃可。遂引立庭中。少頃。雨大作。每一點着身。變如血。

色隨覺清涼。頭涔涔然如生角之狀。復導升堂。羣吏以次進。或持獄訟公案。使之決遣。凡數百項。有腦上戴樹枝及草葉者。各隨所掌咨稟。又以樹葉一二百片請花押。或列竹籌如算子。其多無數。亦一一押字。不勝倦苦。迨五更乃醒。明日報榜人至。奏名為第一。邑子丁居易從章游學。後登科為贛縣主簿。張思順作丞。聞其說。

鄭主簿夢

莆田鄭景實。淳熙庚子年。從鄉相陳魏公於建康。其子爚始六歲。已嶄然見頭角。公招入府。觀其人果俊爽。解讀書。識非凡器。謂乃父曰。他日當為吾門壻。鄭遜謝而已。至戊申年。鄭官襄帥幕府。子侍行。忽告人言。我夜夢到陳相公府。供帳華赫。婦妾引一女出。簪珥盛服。儻者掖我使拜。須臾而寤。此乃何祥也。女兄笑之曰。莫要閑思量。汝但專精學業。若及第得官。便可做他家女壻也。又三年。鄭幹辦行在審計司。魏公少子語鄭云。欲從先公治命。以一妹一姪。庚甲來合婚。訪諸卜者。姪女吉。正媒妁擬議未竟。紹興癸丑。爚一舉登科。方十九歲。調建安主簿。遂詣所志。女之父工部郎中守也。

葉丞相祖宅

葉子昂丞相祖宅在興化仙游縣。葉氏族派百餘家，皆居一村。此宅據其要會，羣山環侍，如屏如嶂。紹興術士羅正甫者，因行地志焉。謂宅人曰：論山岡形勢，當出宰相，但常經發洪之害，須生氣積久復故，始合發相。以是遲了百年。發洪者，俗指言洪水從山迸出，衝破成竅也。是時子昂為上虞宰，後十五年拜僕射。蓋距發洪時恰百年。正甫以所言驗效，士大夫聞者，爭延致之。然無復奇應也。

陳魏公父墓

陳魏公父墓在莆田境中南寺之側。本一富民葬處也。葬後二十五年間，若子若孫皆病目，甚者至於盲障。有術人語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則可不然。日甚一日，歲甚一歲，禍將益深，殆不可救矣。富子大懼，即別卜改窆。而故穴為魏公家所得。富民病者愈，而魏公正位宰相，官至少師。然則宅兆之吉，蓋有所係，無德以承之，不惟不得福，乃受其殃，不容妄徼冀也。

鄭秀才夢

興化鄭秀才嘗赴浙漕試，寓客邸。其弟景實在學中，每夕謁告從之宿。兄嘗呼之曰：適夢數報榜人，憧憧走趨，云尋一個鄭大成，不知去處。此何為者？明日臨安解

謬揭榜果有大成在焉。數夜後。又夢到一處。見揭巨榜。其上皆人姓名。但記有李楠者。以金填之。是夜漕榜出。楠為第一人。鄭君乃不中選。此二夢于身了無所預。冥冥之中。何所係而先告若此。

方耆招紫姑

莆田方耆次雲。紹興丁巳秋。將赴鄉舉。常日能邀致紫姑神。于是以題目為問。神不肯告。曰天機不可洩。又炷香酌酒。禱請數四。乃書中和二字。耆時方十八歲。習詞賦。遂遍行搜索。如天子建中和之極。致中和。天地位。以禮樂教中和。中和在哲民情。如此之類。凡可作題者。悉預為之。是歲以舉子多。分為兩場。其賦前題曰。中興日月可冀。後題曰。我和戎國之福。始悟所告。耆試前賦。中魁選。予少時猶傳誦之。其警聯云。八紘地闢。符一馬之渡江。六合天開。光五龍之夾日。停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淚。耆次年登科。然蹭蹬三十年。才為秘書正字而止。

阮秀才酒錢

莆田士人王育卿。嘗預鄉薦。夢若入冥司。三人冠服坐於上。其一呼王臨階問之。曰。頗相憶否。向曾與君同筆硯。王不能識也。又云。君大期殊不遠。故欲奉告耳。俄

皆起入屏後。王望几案上有文書一冊。就視之。皆細字人姓名。而詳其所為善惡功過。其一曰。阮某不合。賴人酒錢。減壽半紀。未暇他閱。三人復出。謂王曰。過三年當再相見。出行廊下。見里巷張生。枷繫受訊。欲往問勞之。送吏不許。覺而不樂。試遣子詣張氏。則昨夕中風疾矣。經二年。自料不久于人世。乃扣謁阮秀才。從容言曰。吾子常日曾與人有訟事否。曰。素不好訟。固問之。乃言。但昔常開酒肆。有負我酒錢十五千。而游販他鄉不歸者。因誣為其兄所欠。訴于縣逮治之。遂如數相償。王愀然曰。如是則冥府有證。吾必不免。徐告阮以所見。阮亦悔之。王至期果死。

孫大小娘子

吳興孫提舉家。居臨安。既沒之後。妻與二子五女孤弱同處。女皆美色。長者先亡。第四女為同宗養女。第五女流落于永陽縣王後院。乾道元年。浙西大疫。孫兩子並婦及第二第三女死焉。妻慮禍未艾。以為長女墓不吉。所致遣所親少年魏。二官人往新市。舉焚其柩。魏既至。以告守菴老尼。尼勸止之曰。今年天行熾毒。誰家不壞人口。大小娘子入土數載。幸自甯恬。豈忍無故殘暴其朽骨。以起泉下之冤憤哉。魏曰。吾亦何心。但奉宜人命為此。詎容空回。尼閉拒再三不能過。乃曰。待與彼說明旦。

來可也。魏莫能曉所言。姑應曰諾。遂去。此女蓋自葬之後。常夜出至尼房。問說酬答。聽其誦經。迨至四更始退。是夜亦至。尼告之曰。有一因緣。不廝當。頗知之否。女曰。吾固知之。煩師說與魏。二吾門災咎。于數當然。非我邱墓所作。望令歸白我母。為罷此役。如不動瘞穴。却自保護二妹。教他安甯。尼許之。至明日。具以語魏。魏笑而不信。曰。烏有此事。汝望撰造嚇我耳。立喚工僕將致力。尼又請申一夕之期。才入夜。女已至。曰。魏二不聽我語。但一任渠所為。魏竟詣彼處掘塚。斧其槨。手揭蓋板。女奮身起坐。顏貌如生。注目視魏。發聲大笑。魏駭栗如仆。良久稍蘇。急焚香謝罪。復掩之。孫氏之病者亦愈。饒池州巡轄遞鋪官元善。所居正與孫鄰。故得本末如此。猶恨老尼與女周旋歷歲久。畧不扣其所以然。及幽冥間見聞。自此後曾再出與否也。

夷堅志卷二十一終

夷堅志卷二十二

宋 洪邁撰

黃惠州

朝請大夫黃氏瞻。贛州信豐人也。登第之後。多從官嶺南。歷湖陽宰。循州通判。知高州。母憂去。復知惠州。紹興元年閏二月。正與妻在堂上。忽發怒。叱庭下曰。去。妻驚問之。曰。一箇黃衣承局。徑敢入宅堂。手中持文字一紙。欲呈我。故喝使去。猶恨不曾教人捉下。汝如何不見。妻不敢言。然絕以為憂。是月二十九日也。抵暮得疾。三月旦稍愈。能起行索食。後數日。呼老兵云。納下官錢。好好排垛。我只今自出監收。聞者愕然。密相與語。知府在假。原無人將錢物來。又不敢辨。但云錢不多。庫官已自納了。由是疾復作。至九月。忽又顧外。大喝。起身怒立。若有所搏執之狀。問之。則曰。前次承局又來。依舊把文書。且催我早去。直是耐。妻知其所見不祥。召集醫巫療拯。證候益變。歷兩月。竟死。初黃自高州護母柩還鄉。過贛江。舟觸石。拆裂。柩沒於水。黃只一子。奔投急流救之。亦遭溺。其尸與亡者柩。皆尋索不得。禍酷駭人。至是孤孫才六歲云。

淡水漁人

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在海濱。近居民數百戶。皆漁人也。見其捕取海物至艱苦。云鰻魚只有一邊殼。以自蔽。漁者擊舟至其所產處。以麻繩繫腰。縛一頭于舵尾。然後沒水。或至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捨取。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亦然。按後漢書伏隆傳。張步獻鰻魚。郭璞注。三蒼曰。鰻似蛤。偏著石。廣志曰。鰻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與此說同。若江瑤淡菜之屬。取之甚易。迨欲出水。則循繩扳緣。足攝以升。或久而不出。而有泡沫堆突起於水面者。妻子在舟中見其狀。皆拊胸慟哭。蓋已為大魚銜去矣。遭此者常有之。

成俊治蛇

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也。善禁咒之術。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南門外四望亭。晚眺。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尺。而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猪。行趨甚疾。為逐人吞噬之勢。眾皆驚擾。不知所為。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猪豚蛇。蓋人立死。即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啟槽。則已殭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啟視。化

為凝血矣。又排彎山有異蟒。色深青。長可二丈。積為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蓋具狀以來。既得狀。書章奏天。詰旦于穴口為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將欲鬪者。俊大聲訶之曰。業畜。那得無禮。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擘為兩。此患遂絕。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螫。痛徹心腑。幾于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踏踐之。以致螫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為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令之曰。作過者留劍下。否則退。羣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者。色如土。伏劍旁。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首觸劍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於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靳。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至貽禍于身。乃止。景陳第云。鄉里亦曾有猪豚蛇。以身臚而短。不能蜿蜒。故為直前衝人。遭之者必無可活之理。蓋虺蝮之類也。

池州白衣男子

李妙者。池州娼女也。淳熙六年。有白衣男子詣其家。飲酒托宿。相得甚歡。踰三月。

久妙以母之旨從之求物。男子曰諾。我今還家取之。明日持與汝。妙使其僕雍吉隨以往。男子拒之曰。吾來此多日。家間不知弗欲道所向。若雍吉偕行恐事泄。于我不便。妙子母意其託辭。令吉尾其後。迤邐出郭西門。至木下三郎廟前。謂雍曰。可回頭。有親家叫汝。雍反則無人焉。復前視之。但見大白蛇望茅岡疾趨而去。雍駭顫欲仆。忙歸奔告于妙。妙與雍皆大病。期年乃愈。而妙顏色萎悴。不復類昔時。郡為落籍。許自便。後嫁于染肆為妾。

陳氏鬼症

韶州南七十里。曰古田。有富家婦人陳氏。抱異疾。常日無他苦。每遇微風吹拂。則股間一點奇痒。爬搔不停手。已而舉體皆然。逮于發厥。凡三日乃醒。及就坐。有聲如效。其身乍前乍後。若搖兀之狀。率以百數。甫小定。又經日始困卧。不知人。案夕而愈。至不敢出戶。更十醫弗效。醫劉大用視之。曰。吾已得其證矣。先用藥一服。命取數珠一串來。病家莫知為何用也。當婦人正搖兀時。記其疏數之節。已覺微減。然後云。是名鬼症。因入神廟觀玩。遂為邪鬼所憑。以致精采蕩越。法當用死人枕煎湯飲之。既飲。即大瀉數行。宿疴脫然而失。大用云。枕用畢。便當送還元處。如輒遲。

留則使人顛狂。蓋但借其氣耳。予記南史中載徐嗣伯精于醫術。有一嫗患滯冷。診之曰。此尸疰也。張景腹脹面黃。曰此石虵耳。沈僧翼眼痛見鬼物。曰邪氣入肝。皆令煮死人枕服之。竟埋于故處。王景問之曰。三病不同。而療之俱瘥。何也。具以答之。晏深嘆其神妙。蓋此類也。

衛承務子

甯國人衛承務者。家素富。惟一子年少。好狎游。忽得疾。羸瘦如削。眾醫以為療。治療三年愈甚。無益。適劉大用過縣。邀徒視之。切其脈。亦謂療證。凡下藥月餘。畧不效。問其致病之因。久乃肯言曰。嘗以六月間飲娼家。與娼喧爭。迨醉不復登榻。獨困臥黑桌上。稍醒而口渴。求水不可得。其前有菖蒲盆水。極清潔而飲之。自是疾作。劉默喜。密遣僕掘田間淤泥。以水沃濯。取清汁兩盞。置几上。令隨意而飲。衛子素厭苦其疾。不以穢為嫌。一飲而盡。俄腸胃間攻轉攪刺。久之始定。續投以宣藥百粒。隨即洞洩。下水蛭六十餘枚。便覺胸抱豁然。劉曰。此蓋盆中所悟吞也。蛭入人腹。藉膏血滋養。蕃育種類。每粘着五臟。牢不可脫。然久去汁渠。思其所嗜。非以此物致之。不能集也。衛子雖去其病。然疴劣無力。別施藥補理。至八十日乃平復。

予頃記張銳治吳少師事。絕相似云。

蔡主簿治寸白

蔡定夫戡之子康積。苦寸白蟲為孽。醫者使之碾檳榔細末。取石榴根東引者煎湯調服之。先炙肥猪肉一大臠。寘口內嚙咀其津膏而勿食。云此蟲惟月三日以前。其頭向上。可用藥攻打。餘日則頭向下。縱有藥皆無益。蟲聞肉香。起啞啖之意。故空羣爭赴之。覺胸間有萬箭攻鑽。是其候也。然後飲前藥。蔡悉如其戒。不兩刻。腹中鳴雷。急湊廁。蟲下如傾。命僕以杖挑撥。皆連綿成串。幾長數尺。尚蠕蠕能動。舉而拋于流溪。宿患頓愈。此方亦載楊氏集驗中。蔡游臨安為錢仲本說。欲廣其傳。以濟天下後世云。

鐵掃帚

臨安術人。失其姓名。常着道服。標榜曰鐵掃帚。設肆于執政府墻下。從而卜筮者。多市屢皂隸。雖所言有驗。然不為士大夫所稱。淳熙甲辰冬季。一細民來問命。告之曰。君星數甚惡。最忌明年初春。恐蹈刑戮之禍。若能一月不出。勿與人接。庶可或免。民雖不懌。而以所戒深切。于是如其言。至晦日不能忍。閑徑往責之曰。汝道我正月

大災。今已到三十日。又不曾分毫越法。何由觸禍。術士曰。我一時間說了。亦自忘記。容再為推測。及布局纔成。復云。今日尚是正月。猶可慮也。必須打殺。人民忿恚。詆其誕妄。相與爭詈不已。不勝忿曰。我只打殺汝。以驗汝術。奮身起。箠之不覺。踢其脇。立死。遂受擒。而得減死黥配。此等事。傳記中或有之。

張子智毀廟

張子智貴謨。知常州。慶元乙卯春夏間。疫氣大作。民疾者十室而九。張多治善藥。分諸坊曲散給。而求者絕少。頗以為疑。詢于郡士。皆云。以邦東岳行宮後有一殿。士人奉祀瘟神。四巫執其柄。凡有疾者。必使來致禱。戒令不得服藥。故雖府中給施。而不敢請。張心殊不平。他日至岳祠奠謁。戶庭悄悄。香火寥落。問瘟廟所在。從吏謂必加瞻仰。命炷香設禱。張悉撤去。時老弱婦女。祈賽聞咽。見使君來。爭叢繞環視。張指其中象袞冕者。問為何神。巫對曰。太歲靈君也。又指左右數軀。或驚足。或怒目。或戟手。曰。此何物。曰。瘟司神也。張曰。人神一也。貴賤高卑。當有禮度。今既以太為尊。冠冕正坐。而侍其側者。顧失禮如此。于義安在。即拘四巫還府。而選二十健卒。飲以酒。使往擊碎諸像。以供器分諸剎。時薦福寺被焚之後。未有佛殿。乃拆屋付

僧使營之。掃空其處。杖巫而出。諸境蚩蚩之民。意張且貽奇譴。然民病益瘳。習俗稍革。未終。更召入為吏部郎中。

錢林宗

錢仰之。林宗。寓居于華亭之北庵淨居院。為人頗耿耿。一日有蛇百數。出室宇間。屏帳之內。亦蜿蜒糾結。甚至甑釜蒸炊中亦然。錢不以為異。但命僕驅逐之。因步至僧堂。見有新置神像一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盤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宇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錢悟家中所起。立取斧椎破擲于水。是夜僧挈囊而遁。錢氏自此寔居北庵。日以蕭條。幾無人跡。惟錢子孫猶處之。蛇之為厲久矣。此歲稍息。後唐志亦書一事。

金山廟巫

華亭金山廟瀕海。乃漢霍將軍祠。相傳云。當錢武肅霸吳越時。常以陰兵致助。故崇建靈宮。淳熙末。縣人因時節競集。一巫方焚香啟祝。唱說福沴。錢寺正家幹沈暉者。獨不生信心。語譎玩侮。所善交相勸止。恐其掇禍。巫宣言責甚苦。暉正與爭辨。俄踉蹌仆地。涎流于外。若蹶暈然。從僕奔告其家。妻子來視。拜巫乞命。巫曰。

悔謝不早。神已盛怒。既執錄精魄。付北艸。死在頃刻。不可救矣。妻子徬徨無計。但拊尸泣守。暉忽奮身起。傍人驚散。謂為強魂所驅。沈笑曰。我故戲諸人耳。初無所覩也。巫悚然潛出。合廟之人亦捨去。

錢伸之瘡

紹興庚辰歲。錢大任堪。自成都漕使下世。其子伸之。年三十餘。忽瘡不能言。而起居飲食。一切與平時無異。愁悶不聊。浸尋八年久。因一妾觸怒。持杖箠之。妾佚去。斥之為啞畜生。伸之愈憤悒。大呼曰。且看啞畜生打人。咄咄不已。家人聞其出聲。驚喜來觀。自是言語如故。伸之以其疾因妾而愈。置其怒而賞之。後赴銓中選。調江陰尉。未及赴而卒。

李巷小宅

饒州城內北邊李郎中巷。有小宅。素為鬼物雄據。居者不能安。每召會親賓。肆筵設席。客未至。已見奇形怪狀者。分坐飲啄。紹興中。歷梁氏管氏兩家。最後董儀判官居之。董亡。厥子售于東隣王季光使君。季光為人。膽量雄勇。不畏妖厲。得屋之初。遣一僕守宿。遭其惱亂。終夕不得寢。明夜易以兩兵。亦復然。王尤弗深信。親往驗之。

大聲咄之曰。吾聞此地多鬼。若果有之。宜即露形。少頃。颯颯如持掃壁上塵土。不為動。俄又為驟馬馳逐之聲。王曰。汝造妖只此。何足怕。更須呈身向我。復隱隱從柳陰下出。佇立不移步。王起即而語之曰。汝若是橫死伏尸者。今已歲久。難于尋見。何不自營受生處。如要從我求酒饌祭醑。福願薦拔。亦無闕錢可辦。苟冥頑不去。當令師巫盡法。械汝于東岳。酆都。是時勿悔。其物隨言而沒。宅亦是平甯。

獨腳蓮

鄱陽山間生一種草。始萌芽時。便似蓮房。俗呼為獨腳蓮。移植于居宅隙地及園圃中。蛇虺不敢過其下。王季光宅後榛莽叢裏。有穴藏蛇。常出為人害。乃種此草數本于穴外。自是其患不作。至暑月間。聞穴內臭甚。使園丁斫土訪求。得蛇十數。蓋為草氣所薰漬也。又一小蛇從別處來。適到草間。立化為水。其效驗如是。

李興都監

某衛人員大李興。以年勞解軍伍。補官調泉州都監。臨赴任。遣妻子出陸。自臨安先行。興收拾併疊。差晚乘馬追路至龍山下。為小民千百壅遏。得僅穿過。乃是日誅一海劫。既鬻剛梟首矣。興謂觀者曰。此乃凶賊。為良民害。斬次萬段。猶未足以

償其惡。爾曹何為注視之。因舉足蹴踏遺骸。且加唾罵。血汗履弗顧。眾亦稍散。興忽覺迷罔。茫然不知東西。殆若喪心。而為鬼所附著。上馬復還城內。投宿小邸。一僕慮家人望信。欲往報之。不聽。自此狂態日甚。逢人輒奮擊。人見其身軀壯偉。又膂力異常。時避不與校。至裸膊蓬首。扣內前沙子門云。欲謁官家。叫屈守者知其疾。且念向來同輩。但扶曳出之。故交有居于觀巷者。強引與歸。閉諸一室。而穴壁傳致飯食。不論多少。皆無餘。或經日忘設。亦自若。叫噪勃跳。殊為所撓。凡十餘夕。竟自經而死。其家幾達闔。始得信。倉皇奔歸。蓋劫鬼為之孽也。子產曰。匹夫匹婦僵死。其魂魄猶能憑依于人。以為淫厲。正謂此云。

吳雲郎

吳江縣二十里外因瀆村。富人吳澤將仕。生一子。小字雲郎。自少即向學。嘗應進士。預待補籍。紹興五年八月。以疾亡。父母追念痛割。明年冬。澤之弟助教滋。往洞庭東山。婦家沈氏。未至數里。暴風打船。暫泊于福善王廟下。登岸縱行。望廟門半掩。見雲郎著皂絲背子。緩步而出。滋大駭。就語之曰。汝父母曉夜思念。汝欲一會面。不可得。何為在此。對曰。兒為一事拘繫。留連證對。况未極苦。告叔為道此意。于二

親。若要相見。須親自來。乃可。嘆息而去。滋急還舍。白兄嫂。皆相持悲哭。三人者。共乘元舟。復抵廟步。雲郎已立津次。奔至父母前。下拜泣訴。具述幽冥辛苦之狀。語未畢。忽怒目奮碎父衣。大呼曰。汝陷我性命。盜我金帛。使我銜冤茹痛。四五十年。今日決不相舍。遂互相擊搏。滾入水中。滋與僕從及舟人。涉水救澤。始得脫。登岸。困乏垂死。傍人初無所覩。但見澤舉首揮爭。至暮乃定。滋不知澤有隱匿。試問之。頓感而言。昔敵騎破城。一少年子相投寄宿。所齎囊金頗多。吾心利其貲。數月乘醉殺而取之。自念寃債在身。從壯至老。未嘗不戚戚。此兒生于壬午。今日之報。豈非此乎。自是憂悶不食。涉旬而死。魏南夫丞相之子羔如。表弟李生。吳氏之婿也。乃為魏說此。

德化驚獸

慶元元年五月二十四日。九江大雨五晝夜。江流暴溢。雞犬畜產。悉皆漂蕩。有賣果小民黃二。正在德化縣村田間。遇驚獸緣道而來。遽升高木避之。別有婦人攜兩小兒過其傍。遊戲自若。獸亦不動。黃恐怖下視。甚異之。忽有官軍十餘人。鳴鉦鼓且至。乃持矛來。欲驅逐者。獸方始去。渡水而西。黃乃敢下地。到城門外。婦人

已先在彼。值鷺米糝者。取錢買十枚飼兩兒。挾之而走。其行甚疾。兩目眈眈。殊可憎惡。牽裾涉川。如履平地。後不知所往。然疑為虎精。如前所書陽臺者是也。

善鑑為僧

淳熙四年。張子正待制知泰州。以妻病。焚香禱佛。願剃度一僧。已而妻愈。乃榜示諸刹。凡在籍童行。令悉赴。四月十五立夏日。集于報恩光孝寺。秀州行者善鑑。頗欲巡禮叢林。自江陰濟江。過後莊投宿明禧禪院。兩脚忽重。腿如石。不能前。彼蓋不知邦君有施也。寺僧與之言。時已初十日矣。心雖欲之。而足力不可強。夜夢伽藍神趣其去。凌晨粥罷。僦俛由如臯縣而北臨。十四夜始至郡城。抵報恩。股痛甚。卧于選僧寮。明日張與妻至。羣僚畢預齋供觀。諸人探餉。時會者五百餘輩。序立堂上。張問綱維。猶有未到者否。以善鑑對。且言其道路損脚。目今卧困。張必欲其來。鑑得之。即日落髮。張氏制三衣與之。同類皆起。登仙之歎。方旬日。南禪缺住持。張又作疏。邀開堂主法席。遂處三大刹。為淮地所重。

張氏煮蟹

平江細民張氏。以煮蟹出售。自給所殺。不可億計。紹興五年七月。買兩部寘室中。

凡數百枚。夜聞鴨聲嘈嘈。父子秉炬尋索無所覩。迨復寢。其聲又作。審聽之。正在
部內。乃起坐咄之。蟹作人言曰。只是死了。任夜半後。又覺有人著履遊行。以為盜
也。走報鄰里。欲拘執。寂無影響。其女五七娘驚而病臥于牀。三日聞外人喚云。五七
可同去。應曰。待我來。至晚而死。後九日張妻亦病。見女坐牀下呼之。使上。已而張父
子及妻相繼亡。但存一小女曰阿感。無人養育。所親周二為取致其家。便見父母來
就喚。亦死。張門遂絕。

黃池牛

黃池鎮隸太平州。其東即為宣城縣境。十里間有聚落。皆亡賴惡子。及不逞宗室
嘯聚。屠牛殺狗。釀私酒。鑄私錢。造楮幣。凡違禁害人之事。靡所不有。王元卿叔端
與表兄盛杲子東。淳熙十年六月。同往寧國府過其處。見野園內繫水牛五頭。杲
指第二牛曰。此明日當死。王曰。何以知之。曰。其四皆食草。惟是牛眼中淚下。且獨
不食。因詢茶肆人。此誰家者。曰。乃趙三使所買。欲待旦屠宰。已而果然。遂再往視
之。其第四牛亦有昨日之態。望兩人來。拱雙蹄跪地如拜。訴狀。復詢肆人曰。一客
今早至此。頓買三頭。惟餘其一。旦夕殺之矣。杲勸王使買之。置于近庄。以賒其死。

王即訪主人優償厥值牽以歸至今猶存。

蔡通判

淳熙元年嘉興蔡摠承議赴蘄州黃梅知縣泛舟大江過蘄口宿是夜大風拔木舟碎于巨浪惟底板存蔡適在其上抱持浮漾意以為家人盡溺死矣迨旦風小定視之則皆跽聚板上不失一人囊篋悉沒一小篋貯出身勅詔獨得全旋喚漁舟載到南岸居人見其至爭來慰勞云昨夜風雷黑暗中聞神人言且救取蔡通判一家官人豈非蔡公乎蔡為人質重廉恪鄉里稱其賢故遭罹大難而蒙神力以免其死後秩滿調泰州通判。

閩僧如本

如皋縣石莊鎮明禧禪院僧如本者福州人遊方至彼遂留不去紹興辛巳遊騎暴淮甸本收瘞遺骸三百得官給僧牒紹興元年為監寺偕眾僧往黃華港石總首家修設佛供惟留一老者守舍亭午火作于延壽堂次及僧堂悉為灰燼眾聞報狼狽奔還常時諸僧戒帖度牒鑽置禪床上龕櫃內皆焚滅無餘獨如本者挂于梁間既墮地有一大瓦正覆護之畧無所損本戒行甚堅質朴好義日夕持誦

經咒不息。是以獲善報。

太陽步王氏婦

紹興庚戌六月。鄱陽境內太陽步王氏婦。病卒。以父往別村。且肉猶未冷。家人不忍殮。走僕喚其父。再宿始歸。半醉間。附尸大哭。未幾逝者復蘇。是日招蓮花院僧誦經。即扣所見婦起。坐言曰。到冥司橋畔。見故母云。汝何故在這裏。此是死路。不可久留。遂買紙倩人寫狀。偕度橋。天氣昏昧。如深冬欲雪時。經大官府。吏兵甚盛。兩廊枷條罪囚無數。紫袍宮人。据案決事。乃持所狀投之。紫袍批曰。本人奉事翁姑。孝謹兼冥數未盡。宜放還。即再從橋上過。覺餒不可耐。遇鬻炊餅者。欲買之。母曰。此豈可食。少憩。逢過者紛然。全不見有回者。隨問陰司事。母曰。不孝罪最重。殺生次之。倏覩一水閣。滿池紅白蓮花相間。縱觀之。次若有人自後見擠墮水。遂寤。

辰州通判

辰州通判項某。信州貴溪人。自云其父未有子。常齋戒禱請於上帝。後夢黃衣吏持大盒來。啟視之。見盤內貯一貴人金章紫綬。母遂有孕。七月七日生。後二十五歲登科。歷州縣五任。赴辰陽時。年未五十。每自負必貴。提點刑獄司檄往鄰路襄

陽置獄鞠通判被命和糴米隱瞞官錢數之罪。項受賂三百萬。為人濶畧。勦事未竟。得疾亟歸。夜中神物縱橫。有彈指者。有嘆息者。云可惜。可惜。家人往往見之。項聞而不悟。疾勢轉甚。馬院在州治後圃。相去隔兩門百餘步。鬼物夜運馬糞滿榻。除去復然。正以七夕日卒。官止承議郎。不沾遺澤。

夷堅志卷二十二終

夷堅志卷二十三

宋 洪邁撰

房州保正

房州房陵人李政為保正。頑犷健訟。侵人田園。奪人牛馬。官司莫能治。瀋熙十四年暴亡。其家水牛當日產一犢。腹下白黑毛相間。成保正李政四字。字如崇。寧當三錢。了了可識。每妻子到其傍。輒淚下。甫半年。為虎所食。血骨皆盡。惟四字連皮。宛然如初。監本州酒稅忠訓郎王嗣宗。親見其事。人死為牛多矣。諸誌中屢書之。茲又獨異也。

辰州地主

王仲寅寅祖。紹興戊辰歲。為湖北提刑司指使。從其使馬居中。巡歷屬城。至辰州馬館于郡。治燕堂。王寢于設廳之東角。三更後。夢老翁白袍烏帽。通名上謁。徑趨賓階。王意其土地神。屢揖使東向。翁謝曰。明公異日當來此作地主。那敢居上。固辭不可。王覺。取筆記之。又誌于三里外長田張氏書院之壁。後三十年。自淮東鈐轄造朝。趙魏公為相。與之有舊。擢守辰陽。初未嘗敢萌五馬之念也。得之若驚。思前

夢可證。以淳熙辛丑正月赴官。過長田。視張氏壁所題字畫。宛如昔日。其家既籠以碧紗矣。王後知永州。提點廣西福建兩路刑獄而終。

張拱之銀

江陵人張拱之。世以富雄州里。政和中。夢白衣二十餘輩。拜揖于床下。問其何人。皆不答。旋沒於地。心雖怪之。亦不以為絕異。已而每夕皆然。於是命僕掘於所沒處。才深三尺。得大銀二十枚。各重五十兩。樣製甚古。料以為千歲前物。一一花書之。而藏於篋笥。不為子弟言。亦未嘗非時閱視也。他日又夢來別云。欲往長沙助趙官人宅造屋。奈不得久。從君游。然終當復來。張疑焉。旦而發笥。空無所見矣。始大駭。欲窮其驗。專詣長沙訪之。果於善化縣傍有趙宅。方興工創大第。治廳事。張老納謁。趙宿聞其名。亟出迎。坐少定。張起白曰。君家治第時。於土中獲何物。趙不復隱。告以得白金千兩。張曰。乃我家故所蓄。每錠有花書。取而視之。信然。張乃話前夢。願以他銀換易。趙欣然許之。張携歸。喚鍛匠鑄為一巨毬。當中穿竅。用錢索羈繫。寘於床脚。使不可動。入夜常聞泣聲。後經兵盜。不知所在矣。俗云張循玉在日。家多銀。每以千兩鑄一毬。目為不奈何。正此類也。

豫章廟神

魏道弼參政。紹興壬午年。為洪府帥守。宅堂後有小土地廟。其門與溷廁相連。以為穢濁。令徙於城隍廟廊下。工力既具。通判林君夢神人自通。為府宅土地。曰吾血食此地。多歷年所。雖隣於溷無害也。若一旦徙去。則畫室老稚。將無所依。又寄托大神之宇。出入動息。皆不遑安。願乞賜一言達帥主。且仍舊貫幸矣。林曰。神既能靈化。何不自告之。曰。魏公乃紫氣星君。今位崇輔弼。豈得容輒近。明日林具以白魏。乃輟其役。但移門他向。併葺飾像。設而祭之。是夜林又夢來謝。

劉元八郎

明州人。夏主簿。與富民林氏共買捕官酒坊。他店從而沽拍。各隨數多寡。認償其課。厯年久。林負夏二千緡錢。督索不可得。訴於州。吏受賄。轉其辭。翻以為夏生所欠。林先令幹者八人。換易簿籍。以為道地。夏抑屈不投伸。遭囚繫掠治。因得疾。郡有劉元八郎者。素倜儻尚氣。為之不平。宣言於眾曰。吾鄉有此等冤抑事。夏主簿陳理酒錢。却困坐圜。何用州縣為哉。恨不使之指我為證。我自能暢述情由。必使彼人受杖。八人者。浸浸聞其語。懼彰洩為害。推兩人饒口舌者。隔手邀劉。與飲於旗

亭摘語茲獄曰。八郎何必管他人閑事。且喫酒。酒罷袖出官券二百千與之。曰。知八郎家貧。漫以為助。劉怒罵曰。汝輩起不義之心。興不義之獄。今又以不義之財。汙我。我寧餓死。不受汝一錢餌也。此段曲直虛實。定非陽間可了。使陰間無官司。則已。若有之。渠須有理雪處。呼問酒家人。今飲所費若干。曰。為錢千八百。劉曰。三人共飲。我當六百。遽解衣質錢付之。已而夏病亟。出獄而死。臨命戒其子曰。我抱冤以沒。凡向來僕坊公帖。并諸人負課契約。盡可納棺中。將力訴於地下。纔一月。八人相繼暴亡。又一月。劉在家忽覺頭涔涔顛眩。謂其妻曰。眼前境界不好。必是夏主簿公事發。要我供證。勢必死。然料平生無他惡業。恐得反生。幸勿亟歛。以三日為期。過期則一切由汝。是日晚果死。越兩宿。夔然起坐。曰。此為兩箇公吏追去。行百里。乃抵官府。遇綠袍官人。從廊房中出。視之。則夏主簿也。再三相謝曰。煩勞八郎來此處。文書都了。只要略證明切。莫憂惱。續見八人者。共着一連枷。長丈五六尺。而鑽八穴。以受首。俄報王坐殿。吏引造庭下。王曰。夏家事不須說。但樓上喫酒一節。分明白我。我供曰。是兩人見招。飲酒五盃。買羹三味。與官會二百道。不曾敢接。王顧左右。嘆曰。世上却有如此好人。真是可重。須議所以酬獎。試檢他壽算。一吏走出。須臾而

至曰。合七十九歲。王曰。窮人不受錢。豈可不賞與增一紀之壽。勅元追者且引看地獄。了却來。既見。大抵類人間而被囚禁者。皆本郡城內及屬縣人有荷枷絆縛者。有訊決荆杖者。望我來。各各悲泣。更相道姓氏居止。屬我還世日。為報本家。或云欠誰家錢。或云欠誰家租。或云借誰家物。或云妄賴人田產。皆令妻兒骨肉方便償還。以減冥罪。他或乞錢財。或求功果。我不忍注目而退。猶聞嗟嘆羨不已。再到殿前。王曰。汝既見了。反生時一一說與世人。教知有陰司。我拜謝辭去。既出門。送吏需錢。拒不與。詔曰。兩三日服事汝。如何略不陳謝。且與我十萬貫。又拒之曰。我自無飯喫。那得閑錢。吏遂捽脫頂髻。推仆地。於是獲甦。摸其頭已禿。而一髻乃在枕畔。濟南王夷縣尉。時居西明。親見其說如此。淳熙中。劉年過八十而病。王徃省問。甚憂之。劉曰。縣尉不必慮。吾未死。後果無恙。蓋屈指冥王所增之數也。至九十一歲乃卒。王今為饒州理掾。

妙緣寺

紹興十六年十月二十五夜。伯兄文惠公以台州通判。出行縣宿天白山。夢息擔山中。獨遊。旁近僧舍。至妙緣寺欲回。忽雨作。僧指西邊曰。彼方霞彩如此。少頃必開。

霽田家常以此為占也。東顧凝陰。雨下如注。高峯樵徑。衆水爭流。公竝山而南。復東折。有橋長二十餘丈。自深澗聳起。巨松參雲。每五七步。必夾橋蜿蜒枝幹。俯就橋上若龍然。謂之盤龍橋。直東至所憇處。時有一僧自妙興相從。求先去。口占絕句送之。歸曰。西望霞光東望雲。劃然晴海此區分。小橋過盡盤龍險。回首高人多謝君。遂覺俄復夢。侍親攜家登陸。日色已高。而兒曹尚告未辨。忠宣公輒命之行。嫂魯國夫人方梳裝。伯姊解篋取衣授公。遂偕文安公及子侍行。步尋近境。又至一橋畔。欲往西隅水寺。視所取道。頗類昨所經行。因話前夢。二弟曰。此妙緣寺也。將度橋雨復作。意欲輟行。而忠宣強使往。疑若彼寺有先世稿。莖其間者。忠宣杖策。命一兵張蓋。既登岸。文惠踵而前。此橋危甚。及顧二弟勿來。未至妙緣而寤。時忠宣在鄉里。文安在毗陵。予處寺下。此夢殆不可曉。

文惠公夢中詩

淳熙四年七月二十四夜。文惠公在鄉里。夢至一野寺。不見僧。而數羽人環坐。其一高吟曰。六十乃買妾。七十乃生兒。旁人掩口笑。老子知不知。公生於丁酉。是歲本命年。正六十有一矣。此客若有所諷也。而公清居累歲。未嘗蓄姬妾。即應聲答以詩。

七言云。桑榆景迫鬢毛蒼。已過耆年去路忙。不把精神陪綺席。從他歌舞競新粧。掃除萬事身如夢。斷送一生心弗狂。賴有清風與明月。肯來相伴一爐香。衆皆大笑。而高吟者有慙色。啜茗清談良久乃散。既畢命筆記之。所謂七十之語。公不登此數而終。

任道元

任道元者。福州人。故太常少卿文薦之長子也。少年慕道。從師歐陽文彬受鍊度行天心法。甚著效驗。乾道之季。永福柯氏子以病投壇。未至。任與其妻姪梁緄宿齋舍。緄亦好法。夜夢神將來告曰。如有求報應者。可書香字與之。令其速還家。緄覺即以語任。任起明燭書之。封押畢。復寢。翌早柯至。乃授之。柯還家十八日而死。蓋香字為十八日也。其後少卿下世。任受官出仕外。於奉真香火之敬。浸以疎懈。每旦過神堂。但於外瞻禮。使小童入炷香。家人數勸之不聽。淳熙十三年上元之夕。北城居民相率建黃籙大醮於張道者菴內。請任為高功。行道之際。觀者雲集。兩女子了髻駢立。頗有容色。任顧之曰。小子穩便。裡面看。兩女拱謝。復諦觀之。曰。提起爾欄羣。欄羣者。閩俗指言抹胸。提起者。謔諢語也。其一曰。法師做醮。如何却說這般話。

踰時而去。任與語如初。又為女所醜責。及醜罷。便覺左耳後痒且痛。命僕視之。一瘡如粟粒。而中痛不可忍。次日歸。情緒不樂。越數日。謂緄曰。吾得夢極惡。已密書於紙。俟請商。日宣法師來考照。商至曰。是非我所能辨。須聖童至。乃可決。少頃。門外得一村童。纔至。即跳升梁間。作神語曰。任道元。諸神保護汝許久。而乃不謹香火。貪淫邪行。罪在不赦。任深悼前非。磕頭謝罪。又曰。汝十五夜所說大段好。任百拜乞命。願改過自新。神曰。如今復何所言。吾亦不欠汝一箇奉事。當以為受法弟子之戒。且寬汝二十日期。言訖。童墮地而醒。惛然若無所知。緄拆所書示商。乃二十日三字。是時正月二十六日也。次時任夢神將持鐵鞭追逐。環繞所居九仙山下。幾一匝。腦後為鞭所擊。悸而寤。自此瘡益大。頭脹如栲掠。每二鼓輒叫呼。若被鞭之狀。左右泣拜。少止後復作。遍體色皆青黑。二月十二夜。緄還厥居。母不許再往。夜夢神云。汝到五更初。急詣任氏。看吾撲道元。緄起坐。伺期而往。任見而泣曰。相見只此耳。披衣欲下床。忽仆於席。八僕共扶之坐。如有物拽出。撲之地上。就視已死。歐陽師居城北。亦以是日殂。緄自是不敢行法。予大兒錄示其事。因記南部煙花錄香娘為十八日與此香字同。任卿佳士。宜其嗣續熾昌。後生妄習不謹。自撮奇譴。予見亦多矣。

閩王池

嘉興徐大忠。淳熙五年。隨父官中都。僦居仁和縣倉畔。其南有閩王池。龜鼈甚多。大者可以載人。水常清。經旱不涸。或連日陰晦。則見一鐵棺浮水面。徐因整治書齋。有叢竹當軒。枯悴。令撤去之。其下得大圓頂一。其光澤可鑒。意為敗瓢。取視之。乃髑髏也。謂醫書所載。天靈蓋可入藥。此其真是。漫藏之書櫃中。迨夜。家人咸見一小兒。紗衫青裙。由桌上越窗而出。疑鄰人為盜。踪跡弗獲。徐遂夢兒來索移尸錢。未知所答。又云。且燒紙錢三十貫。轉金光明經三十部。我便捨此去。徐不許。奮拳相毆。同榻者聞其驚。喚覺問故。知必髑髏為祟。明旦取碎之。棄諸池。至夜夢來謝曰。得蒙公恩。可以託生矣。徐叱曰。汝見移尸錢。我元不曾許。何謝為。曰。昨宵今夕。事不同耳。徐曰。何也。曰。身首異處。不知幾年。因君出之。滿望度脫。不期欲入藥籠中。使我永無生望。且三魂七魄。久已分散。只心魂守此。恐失頭顱。是以有所求。今拋在水中。隨即清化。遺骸不埋沒。則錢與經亦無所用。故來致謝。徐曰。既云身首異處。今口體具足。何耶。曰。此所謂一魂也。又問稱德者何。曰。生時姓名是小王德。隸錢大王護聖步軍為旗頭。大王入朝。從行出門。忽報本營遺火。潛歸救撲。為轄將覺舉。遂行軍令。示眾於此。

無人敢收。鬼錄沉冥。賴君永脫。言訖辭去。後兩月餘。夜同兄讀書。月明間。聞謳聲。注目無所覩。移時復然。穴窗窺之。一女子少艾。戴魚枕冠。皂衫黃裙紅履。往來池上。謳罷。攀岸邊竹竿投於水。其聲絃然。自後怪不作。

繡川驛

乾道四年春。文惠公自會稽帥。請祠歸。將至婺州之義烏。知縣事張宏。先期。以掃繡川驛。邑吏掌供辦者宿其中。夜未艾。月色朦朧。聞外人往來行步甚武。疑為盜也。謹伺之。乃神人十餘輩。長者丈許。衆懼不敢出戶。復就寢。竟夕不遑寤。明日而文惠至。蓋故相所臨。必有神物為之導。

胡通直

山南東道節度推官胡瑑。毗陵名家子也。少年過廣德。謁張王祠求夢。是夕夢入廟中。金鋪朱戶。觀闕廣宇。儀衛官曹之盛。世所未有。絕與白晝不同。行至西廂。一吏來前問勞。殷勤如舊。會相識者。胡度非人間世。漫以異時窮達扣之。曰。可至通直覺。而歷歷記憶。意殊不滿。是時已有官。蹭蹬選調甚久。紹興癸丑。始赴襄幕。甫再書考。而薦章溢格。但每思昨夢。知官祿有所底止。若改秩便升朝。則餘日無多。又以為慮。

慶元乙卯十二月二十一日。赴同官宴集。與衆客曰。昨夕夢持錢囊相遺者。受而數之。得其五十三錢。今正年五十三歲。其兆殆不能住也。坐上共解釋之。酒才三行。忽覺腸痛貫徹心髓。不可坐。索輜先退。翌日不起。階止儒林郎。其家為伸致仕之請。果得通直。如陰吏言。

李林甫

柳子厚龍城錄。蓋劉無言所作。皆寓言也。其一云。元和元年六月。惠州一娼女。震死於市。脇下朱書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近者紹興元年春。漢陽軍陽臺市蔡氏女。七歲遭雷震死。有文在其背。若符篆然。識者讀之。曰。唐相李林甫。七世為娼。今生滅形。凡十三字。甚類前事也。襄陽道士黎大方嘗見之。

蠶癥

景東弟長子拱。年七歲時。脇下忽生腫毒。隱隱見皮裡一物。頗肖蠶形。微覺動轉。其掣痛不堪忍。得興古城村有外科醫。曰。洪豆腐見之。使買鮮蝦為羹以食。咸疑以為瘡毒所忌之味。醫令食之。下腹未久。痛即止。喜曰。此真蠶癥也。吾故求其所好以嘗試之耳。乃合一藥如療脾胃者。而碾附子末二錢投之。數服而消。明年病復作。但

如前補治。遂絕根本。其人砥攻癰疽如神。而不肯傳人。雖其子請問。亦不為言。然侍旁。剽見以熟。故亦名良醫。

青田富室

處州青田縣。嘗有水患。盡浸民廬。富室某氏。素蓄數船於江岸。一家畢登。避於高處。既免。而生生之具。毫毛未能將。方擬回船裝取。望水勢益長。一邑之人。皆騎屋呼。哭聲震野。富翁曰。吾家資正失之。容可復有。豈宜視人入魚腹。置而不問哉。即分命子弟。各部一艘。自下及高。以次救載。并其所挈囊篋。聽以自隨。至則又往。凡往來十餘返。毋慮千人。悉脫沉溺之患。明日水退。邑屋無一存。但莽莽成大沙磧。富翁所居。沙突如堆阜。遣僕并力輦棄。則一區之宅。儼然不動。什器箱篋。案堵如初。惟書策衣衾。稍沾濕而已。是時翁之子就學於永嘉。聞難即歸。已而復至。言其事如此。惜不得翁姓名。有陰德者。必獲天報。獨未知之耳。

天台士子

淳熙初。台州城外兩江水。因雨大漲。涌幾冒郭門。民死於洪流者不可計。士子某居城中。而田在黃巖。水未起之前。棹小舟往取穀。所載四十籬。每籬容穀一斛。纒出

溪口波濤如山。人乍浮乍沉。相望不絕。士子維舟高岸。遇漂至側者。欲救之。而舟力不能勝。于是每載一人。則擲棄一籬。穀頃刻之間。登者五十輩。而穀盡矣。乃與之還城。時尤延之表為郡守。歎賞其仁。即治盛具延請。而餉以百千錢。又畀以門客恩澤。遂補登仕郎。同時有巨室一處。女其家既沒。獨坐於浴斛。泛泛垂死。逢漁艇過。其傍呼之曰。我是某坊某家女。能活我。當以臂間兩金釧謝汝。漁人載之至。則無歸矣。女悲哭幾絕。解釧付之。辭曰。娘子家計蕩空。當留此物自贍。我不忍取也。捨之而去。漁人之賢若此。使遇惡徒。將奪金而投諸江。豈復有活理也。延之恨不得其人姓名云。

陳使君

乾道五年。福州長溪大火。邑士陳使君者。居鄉與人和同。而賦性剛介。火將逼其居。鄰黨相率請避。陳曰。吾平生未嘗有一毫之私。今天降災。必不肯及我。堅坐不動。但焚香於庭。朝服而禱曰。此屋皆清俸之餘。所建。神天其監之。須臾四向皆為煨燼。惟陳一區獨存。此事甚似支景所載李綬觀家祝火也。

黃師憲禱梨山

紹興戊午黃師憲自莆田赴省試初與里中陳應求約同行以事未辦集後數日乃登途過建安詣梨山李侯廟謁夢夢神告曰不必吾有言只見陳俊卿他所說者是已黃至陵安方與陳會即詢其得失陳蓋未嘗至彼廟也謝以不能辭黃逼之不已陳怒大聲咄之曰師憲做第一人俊卿居其次足矣黃喜其與夢合乃以告之暨揭榜如此說

太歲堂

姑蘇張比部家極富盛名園甲第冠於二浙崇寧間於後圃起華堂前鑿大池取其土以築堂趾掘地數尺得一蛇細才如箸然盤結穹窿其長不可勝計比部之子實主此役略不以物怪介抱命僕夫斷為數百截而輦去之凡運至十八九擔而後盡時人謂張子凶於祿崇戲目其堂為太歲堂然亦亡恙後遭罹兵禍始蕩為邱墟王順伯祖母南劍夫人正張氏女云

能仁長老

永福縣能仁長老用常住錢買祠部牒度其弟子一人為僧紹興二年長老死於寺明年所度僧徃別剎正見一犢生腹背間隱出其師名晚然可認乃請於彼處主首

買之歸。生瘞之。俄而別牛又生犢。腹字正同。復買瘞如前。未幾近村田家牛得犢亦
有數字。僧試往視。宛然與已瘞兩者等。始驗其業報當爾。遂置不問。

香屯渡小童

德興香屯有渡野。舟人艤岸。一小童奴與錢五十求載。舟人訝其多。童曰。我得怒
於王公道。逃而至。懼其亦過此相追捕。幸容我伏於板下以避之。舟人許之。少頃。一
村叟來。才登舟。童即衝板出。變成巨蟒。其長可丈五尺。昂首徑齧叟喉。叟急舉兩手
扼其頸。蟒不得搏噬。但以身緊纏束之。舟中人股栗相視。或持長鈎。斷蟒為四五
始解散。而人蟒俱斃矣。此叟蓋為巫姓程氏。里社呼為程法師。尤善禁蛇積所殺不
可勝計。暮年頗敗其法。故值寃報云。張子理之弟南康稅官。嘗從其傳法。

余氏婢夢報榜

余玠卿監臨安稅院。慶元元年七月。婢慶奴夢兩人持黃旗叩門大呼曰。來報省
榜。方以辭却之。其一又曰。正是本宅。既寤以告玠卿。玠二子儼倬在鄱陽候秋試。乃
寄書歸言其事。玠使淬勵學業。以應夢兆。已而皆不預選。二年三月七日。餘干士人
史本凌晨訪之。蓋去歲鄉舉者。云本在貢闈作易義。頗覺稱愜。恐或叨竊名第。常

聞報榜者。有剝脫人衣裘之患。償遭此。挽旅舍。遂無他衣。可出。願應避於此。玠卿許之。次夕揭榜。報人已知史所在。徑造余門。史藏於堂。不令見其面。但犒之以錢。乃止。始驗曩昔婢夢。且有本宅之語。本中一等第七名。為易經魁。方二十許歲。

三公神

鄂州城內三公廟。其塑像鼎足而居。不知為何神。邦人事之甚謹。紹興中。從義郎左良。為本州金口巡檢。去郡三十里。一日將晚。似夢非夢。見黃衫走卒立庭下。稱三公喚良拒之曰。吾職掌巡檢。三公乃尊神。何為見喚。俄又一卒至。其言如前。不得已隨之出。偕行。到大官府。入門造堂。遙望數人。道袍裏帽而坐。延良於末。不交一談。良起白之曰。良承乏賤局。奉命見呼。敢問何事也。一人云。無他事。以此間失去一黃羅幔。煩為根索。踟躕未及對。又云。其人現在岳家軍中。良拜而退。恍若夢覺。明日謁岳少保。具以神語告之。勅軍吏詢究岳法制素嚴。更不敢緩。果即時擒獲。既壞其半矣。岳驚異。命誅盜。而別製新幔。送廟中。良復夢來謝。丁志所載婺州都監。即此人也。其子輔。慶元二年為南康縣稅官。說此。

夷堅志卷二十四

宋 洪邁撰

胡十承務

揚州人胡十者。其家頗足。故有承務之稱。紹興之末。有五士人來見。不通姓名。不候主人出。徑坐庭上。胡即束帶延揖。見談論稍異。心以為疑。一客起曰。君勿用他疑。我輩非世間人。蓋所謂五顯公也。知君能好客。是以不由介紹而至。願假一室。使得依棲。暫為偃泊之地。然亦當常致薄助。以酬主禮。胡甚喜之。飲酒數盃。指就閑館舍。少留。晨夕加敬。金帛之贈。不求而獲。相從越五月。適胡君生朝。同人言曰。酒君家已久。誕辰甫臨。願薦一卮為壽。是夜聞鋪設之聲。丁丁然。旦而謁賀。幕帶華新。器皿煥赫。舉觴至於再三。胡視酒器下。皆鑄揚州公用字。驚窘良劇。以為竊公家物。必累我。諸客已覺。笑云。但放心飲酒。自當返諸元處。酣適歌謔。過三更乃散。明日空無一物。俄自攜具就胡飲。從容白曰。我等盡力于君。亦不索。願求此宅為廟。庶幾人神不怕混雜。君却於此。近別築第。但用吾日前所餉。足以辦集。幸勿見拒。胡曰。此吾三世所居。詎可輕議。擬擇山岡好處。來為營一祠。且任香火之責如何。皆奮言不可。

出語益悖。至是遂造崇怪。胡不能堪。謀於媻舊。將呼道士施法。方出門。五人當道遮立曰。聞欲招法師見治。吾乃正神。享國家血食。只欲宅屋建廟。未為大過。法師何為者哉。雖漢天師復出。吾亦不畏。胡益以愁扼。而憂惑日甚。他日入市。值道人行乞。謂曰。君面有憂色。必遭鬼物所惱。可從此直進。僕逢一小僧。便祈之。定能相救。胡驚謝。方擬扣其詳。忽不見。行至田間。過遇僧。即致懇禱。僧曰。茲小事耳。君姑歸。我暇時自當往。後數日。胡正與五人語。僧從外來。五人狼狽而竄曰。胡承務害得我輩苦毒。僧追叱之曰。這五箇畜生。敢在此作過。可捉押去。旋失所在。僧云。是皆凶賊。向在淮河稔惡。各已正國法。極刑梟斬。而彊魂尚爾縱暴。今已囚執屏除。君家安矣。猶恨走却一鬼。徐徐復出。然不能害也。胡喚妻子列拜。且致厚謝。僧不受一錢。便告別。胡送之出門。回見一鬼。睚眦短氣。鞠躬言曰。某等實非神。以饑餓所驅。遠投賢主人。本自住得好。而兄弟不合。妄有建廟之請。遂觸怒謫。適者和尚叫捉時。急竄匿于廁板下。僅得免脫。某亦不敢住。只丐一飯。以濟枵腹。先問和尚非凡僧。乃宅中所供養佛耳。胡即設酒食與之。食畢。泣拜而去。胡氏益事泗洲僧伽小像者也。

婺州鄉俗。每以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閩郭共建黃籙醮。禳災請福。紹興元年。富戶陳氏徐氏主其事。陳作都首。而徐副之。至是頻歲供具甚整肅。後三年。陳生偶以家故。頗侵用衆錢。及期。未有以償。遂推徐代己。徐諾之。凡所應費。出私時濟助。無所惜。而受顧傭書人。憑舊奏章。其列都首姓名。或為徐。或為陳。兩人未嘗細視也。迨升壇焚奏。兩人俱戰栗。不自持。拱手相向。若被束縛者。人問之不答。惟連聲叫稱苦苦。在會男女數百。竝為亟拜哀祈。然莫知何以蒙譴。俄一人為物所憑。大言曰。吾是監齋使者。恰來見奏章內。或稱徐某。或稱陳某。顯有異同。誠為不敬。三天門下不肯受接。冒犯清律。罪有所歸。衆哀拜不已。良久。乃云。汝等用心至誠。待我為白真君。做一道理少項。復言真君專為朝上蒼。方便奏過。已得皆放罪。不旋踵。兩人甦醒如初。竟畢醮事。

王法師

臨安湧金門裏王法師者。平日奉行天心法。為人主行章醮。戴星冠。披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黃冠。費謝幾減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鄰人李生書寫章奏青詞。慶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一富家以上元令節。邀建保安醮。李生從其朋輩。先夕出

遊觀燈飲酒食肉。乘醉操筆。字畫紙絨。皆不精。醮方罷。王夢兩朱衣吏追攝至天官庭下。天官盛服正坐。侍從整肅。吏引王立於前。俄而數武卒攜一囚至。則李也。天官赫怒。問曰。此所奏青詞。如何敢喫酒肉。後書寫。叱使溺足。出其足。訊荆杖百餘下。然後呼問王。責之如前。王對曰。某但主持醮。行高功職事。某某之過。元不曾知。喝令且退。一卒舉所執。搗其心。曰。去。悚然而醒。覺心痛不可耐。未及與人語。聞門外呼聲甚切。遣童詢之。乃李妻也。曰。丈夫忽得病危。憊。請法師救之。王忍痛謁其室。李遙叩頭曰。恰來某受訊杖。無限苦楚。君正見之。必不能久居於世。而今無復可言。望以久預筆墨之故。與三千買棺。王慘感應曰。可。李即死。王自是心愈掣痛。繼又毆血。至四月末而亡。

黃主簿畫眉

黔縣黃祝紹先。為鄱陽主簿。慶元二年四月。有偷兒入其室。收拾衣衾。分置兩囊。臨欲去。黃氏育畫眉一禽。頗馴黠。解人語。是夜一家熟睡。禽忽躑躅雕籠中。嗚呼不輟。聞者以為遭猫搏噬。遽起視之。盜望見驚懼。急走出。遺其一囊。黃亦覺。遣僕追躡。已失之矣。夫畫眉乃一禽之微。懷哺養之恩。而知所報如此。人益有愧焉。

邵武秋試

慶元元年。邵武軍秋試進士。其春秋義第一篇出題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祖。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公至自會。考官懷安丞王遇。得中選者兩卷。而解額有限。但可取其一。乃攜示同院。甲之破題云。用其謀於事之所不當為。霸主將以為攘夷狄之計。盡其力於事之所不容緩。霸主將以圖中國之安。乙之辭云。率諸侯而與非其所與。春秋既以始事為耻。因諸侯而治非其當治。春秋尤以終事為幸。眾皆曰。甲者詞意清快。勝於次卷。然不見公至自會之意。當以是定去留可也。於是真乙於選中。王為之累夕不憚。因再讀乙對策。其語有風流之所靡。習俗之所咻。喟然而作曰。若用齊人傳楚大夫子之事。則自有正音。捨是則當作去聲讀。為犯廟諱。乃黜乙而取甲。洎拆封造榜。所謂乙者李閔祖也。前舉嘗薦送甲泰寧。鄒應龍也。先是鄒本名某。以未試前。乞夢於大乾廣祐王廟。夢屋內兩龍盤旋。已騰上一龍背。越前而出。既覺。遂更名。次年省闈。會稽莫子純首冠。鄒居第二。以無廷試之故。子純已有官。不可先多士。乃依故事。升鄒為大魁。鄒之前程如是。科舉特假塗耳。

鐵索寺古墓

時俊為建康平軍統制。紹興二十四年。謀於造宅。有術士言南門外落馬湖本軍教場傍。鐵索寺之後。山勢逶迤盤屈。風水絕佳。正宜建大第。俊用其說。命工治地。就高坎上掘土。且丈許。得一古邱。蓋數千年前墓也。中無異物。但空闕數丈。石室猶存。得人脛骨一節。其長四尺。鐵劍長六尺。皆穿蝕成孔竅。銅盃之大。幾與盤等。巨甕滿油。既燃大半。一炬熒熒。然為風吹滅。室下梁栴盡白。石疊砌累層。一切如新。俊悉輦出。以為壓階所用。銷劍為他兵。又得器皿甚多。皆石也。俊匣其骨。持示都師王權。權每出以示客。識者謂此人蓋防風氏之支流也。後六七年。俊立采石之功。歷池州兵帥江西副都總管。官至四廂承宣使。又築宅於豫章。

蒼嶺二龍

台州仙居縣。在萬山中。其巍然聳峙於西南者。曰蒼嶺。西抵婺中。分以南隸括蒼。其崖谷之絕異。林泉之幽茂者。咸萃於此。循北趾而登。當山之半窪。而為二潭。相距三里。深不可測。有龍潛焉。以旱禱者必應。淳熙十四年秋。二浙苦旱。詔逐郡守。令祇謁名山。川以請雨。邑宰蘇光庭率士民齋宿於潭次。高者險峻路絕。非緣石扳蘿。則不

可到乃持刺字。效世俗通謁者。投諸潭中。俄有物蜿蜒而出。一黑一黃。盤辟附首。意若相就。方罄折投之。即躍而入。遂迎止潭下之仰高亭。設香茗果饌。侑以梵唄之音。既訖。禮夜漏未盡十刻。星象燦然。黎明下嶺。雲氣倏合。雨亦隨至。少霽。復有雲自東南而上。滂沱三日。一境霑足。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先是蘇夜夢神人云。姓曹氏。攜二小蛇跨谿而下。縱之平田。相次而升。宛其龍也。雲氣所從之方。霽而復雨之狀。皆與夢符。獨不悟曹神之說。山居之老人言此潭舊名槽潭。以其形似之也。斯其是乎。蘇念靈應之異。欲後人永永敬事。於是出捐公錢。立屋十間。與潭相嚮。大修香火。馬台州教授陸峻為記刻石。蘇今通判。無為軍。以示予。

黃教授後身

黃唐佐字堯臣。福州人。登紹興四年進士科。紹興乙丑。終於奉議郎某州教授。其妻王氏悲痛不能釋。明年二月夢之。如生時。與之語曰。我已在閩清縣藥山。陳五君家出世。無用憶我。覺以告從子湘鄉尉楷。楷曰。楷知彼處有藥山。但不知所謂陳五君者何等人。且居何地。即當往訪求。既至。果得其家。先折簡致問。五君不答。楷具昨夢因依納謁。乃答曰。吾兒婦已二月懷孕。曾夢一官人來。言身是黃教授。今當為

爾子。茲覽來況。彼此冥符。其必有嘉證。楷又申懇。備至。祈以誕子。時切相報。欲為他日。問訊張本。許之。遂還。逮十二月二十一日。平旦。陳婦生男。五君名之曰萬頃。字之曰夢應。以顯厥祥。且馳書與楷。楷亟往視之。兒猶未滿月。望楷入室。迎面而笑。及長。讀書有聲。淳熙甲午。預鄉薦。然蹭蹬二十年。紹興癸丑。始擢第。調興化尉。其弟大猷。書本末以示人。

鼯鼠蟻虎

鼯鼠為郊牛。尊書於春秋。後來書傳。鮮或紀載。而千年以來。吾鄉忽有之。姓孫份家。一黃牯在欄。不食水草。但定立不動。往視之。皮肉多剝缺成竅。見兩鼠與常異。具形絕小。騰躍左右。踞牛背。齧驅之不去。搏之不得。乃徙於他處。鼠復來。凡三徙避之。皆不免。竟死。兩角已穿空。肉亦垂盡。僅存軀幹耳。方牛遭害時。似不覺痛。惟極痒。蟻虎者。有人自淮南得種來。比白蟻之大三四倍。放入竈柱中。少頃。蟻紛紛而墜。腦上率有小竅。才半日。空羣無餘。鄱陽人屋宇多用松。困於蟻暴。患無術以治之。惜乎此虎之不多也。是二物可謂創見。而為人祥祟。則殊不侔。

德興嶷嵯山。亘百餘里。有三潭。龍螭所藏。其在桃源塢者。時見光怪。頃歲一村姬過之。見異物如牛。卧潭側。鱗甲熠熠。每片如斗大。其長大矯數丈許。姬狼狽奔歸。尚能為家人道所見。即死。淳熙中。縣境苦旱。民吳彥柔者。與妻素奉佛教。親詣潭所。焚香啟告曰。天久不雨。田禾將槁。願一施靈賜。濟以甘澤。於是旋繞四傍。虔誦經咒。少焉一小青蛇出水面。俄化為巨鯉。久之又化為鱖。而首則蛇也。悠揚自如。吳祝曰。若神龍能下雨。救禾苗。當以家財建立祠廟於此。使民俗永遠香火供奉。則又露雙角。此然。吳遽趨下。未幾大雨傾注。彌日方已。合境賴以有秋。吳不甚富財。有田千畝。乃三分之。以二與兩子。而賣其一。為工匠土木費。廟成。夫婦棄家徙居於門。躬執灑掃之役。龍之靈。日以詭異。人或汲潭水。寘盆中。小魚充溢。不可計及。還之於水。蓋無一鱗。投紙錢者。或沉或浮。俚俗言沉者神所受者也。脫不當神意。雖縋之以石。亦裂碎浮出。吳妻至彼。踰年。端坐而逝。吳獨處。盜乘虛竊其衣物持去。忽聞兩壯夫從後追逐。叱曰。此吳居士物。汝那得偷。急送元處還之。吾釋汝。盜悔懼。知其戒。自是無復有穿窬者。紹興癸丑大旱。饑民入山掘蕨根。苦於無晨餐。每日煮米為粥以食之。源源不絕。憂不能繼。然所儲甫罄。必有外人來助。若或道之者。竟畢其事。吳至今猶存。里

社稱為二十一翁。

河東道人

建炎中錢公載益鎮長安。有道人從河東來謁錢。與之有舊。問其所以來之故。曰。吾本寓某縣。比見風氣絕不佳。一邑人當有災殃甚劇。若不捨去必死。是時兵患方熾。但意其為是而轉徙也。後月餘得鄰郡報。彼縣白日地陷。居民盡沒。錢嗟異其前知。欲呼語之。且將有所遺。會日暮。至平旦。乃招之。店人言。道人房正在店墻下。昨夜過半墻忽頽。遂遭壓。尸猶埋於土中。俟申知官司。乃敢掘取耳。錢大驚。嘆謂此人能知於前。而不能審於後。豈冥數已定。非智慮算度所能脫耶。

錢氏鼠狼

錢仲本寓大理評事日。其僕以五百錢就市買一鼠狼。黠而馴。每於人手內取食。戲擾於傍。如素所蓄者。嘗為猫所偏。欲加搏噬。狼奮前迎。攫之。猫辟易而退。自此不敢復犯。其鼠無論巨細遠近。必追襲。擣其穴。搗之。官舍多以松板布地。有為鼠所齧破。而往來者。輒亦深入而搜取之。數月之間。羣輩掃迹殆絕。鄰居朱評事家。僕有數雞。警視稍不謹。中夜常為物登其背啄食。但勃擲作聲。則已死。他日專視之。乃鼠狼也。

僕乘間執殺之。剝其皮，釘於壁。錢氏失此鷲物，悼惜不已。久之，鼠暴如故。

許大郎

許大郎者，京師人。世以鬻麵為業。然僅能自贍。至此老頗留意營理，增磨坊三處，買驢三四頭，貿於外邑，貪多務得，無時少緩。如是十數年，家道日以昌盛。駸駸致富矣。每夕分命幹奴守直於磨傍。其一小二者，睡中聞呼聲，時明月穿窗，厯厯可認，起視兩傍，寂無一人。久之，聲益高，諦聽之，乃一驢探首於磨臍中，作人語。而衆驢此際皆憇棧下。元無在磨室者。磨臍又窄，不能容畜首，極異之，不敢發問。怖悚至旦，走白主人曰：怪物入室，不可復往。許扣其故，笑曰：汝昏花妄言耳。安有是物。吾當自驗之。迨夜親往獨宿，即聞呼大郎者三。許起坐，咄之曰：業畜做何等妖怪。驢應曰：也好休得了。許又咄之曰：業畜住便住，何須嚇人。我不怕汝。遂默默無影響。及明日，諸磨皆中裂如截，不可用。自是生計浸衰。許亦死。其子以好弓手應募為禁衛。至孫經，以班校換授得官。慶元初，為饒信州都巡檢使。

許客還債

許元惠卿，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

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可曉。平常蓄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出之。鴨盤旋憩於傍。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所值。恰三百錢。

程迪功失目

樂平杭橋人。程覺迪功。字樂道。平生勤苦讀書。屢舉進士。西試禮部不利。再以特恩得州助教。不拜。值紹興甲寅登極。大霈入官。慶元乙卯銓試中選。調監鄂州酒。既受命還家。未半道。宿旅舍。中夜於睡間聞異物。從右目內起。其聲如雷。驚而寤。黑暗已暴裂。清汁流注滿席。而不甚痛。到晚目遂枯。邨衆謂其夢寐中必有所見。程不為人言。其異如此。

陸道姑

陸道姑者。金陵人。自幼好誦佛。出家百丈山。為尼童。後還俗。嫁夫有子。夫出作商。累歲無音耗。姑寄子於所親。布裳草履。獨往他邦訪覓。遇一僧於路。叩其所之。具以告。僧曰。汝夫亡久矣。無用去。姑且疑。念業已在道。前進如初。僧力強其還。仍求行費。姑所齋才三千。畏其暴也。與之大半。度前程。無以自給。亦回。經一日。復見僧。僧曰。昨日

餘錢宜悉贈我乃傾囊空之僧以所執扇為報曰吾扇非常比遇病者就以揮之可不喫藥而愈遂辭去過一家適聞其疫癘入扇之卧病者皆起甫出門僧又在焉怒曰我教汝療人病不曾教汝療人命諸人患疫皆天旨豈得違叱令還彼家反風扇之凡起者復仆遂取元扇而留語曰此後只以手風扇之吐氣噓呵之足矣既歸故里聾盲跛躄輻輳其居賴以愈者什七八慶元元年九月來新安距城十餘里得石耳山旋闢石室以處聞其風者踵至日常數百德興士人余持國娶洪應賢女持國預壬子鄉貢賓客來賀迨冬不絕洪氏詣庖視饌墜而傷足筋掣不能伸醫治三歲弗效乃往訪姑姑望其至驩然相與接語曰娘子心地好當無苦餌以茶果飯食皆先取而呵之俄頃間起立如未嘗病者不做藥石針灸謝以錢帛笑而不納持錢米為施者浸多別一余氏子出力幹緣將創佛屋自山下升其巔絕壁險峻登陟極難而工徒運致木石若有神護富民諸甲者始萌惡念欲往問難折挫之未至坐處視其側有二龍盤繞光赫儀狀可怖即悔懼作禮願捐錢百六十萬刻佛像姑固却之不從姑曰果欲爾宜勿用婺源湯匠諸素與湯善竟以授其徒踰月功畢集丁匠百輩昇登山湯奪姑前言因犒飲需醉出不遜語須臾疾風四起飛

沙走石。昇者僵仆相屬。彌日不克進。自是外人入謁。夙非善良者。望而知之。歷道其平日操持。不少隱諱。其年可五十許。常云吾已久誓。願滿十九年去矣。未知其究如何。

呂九齡及第

平陽周秀才。元名石。臨應舉。夢人告曰。君且及第。袖出將來省榜示之。遍閱始末。無已姓名。其人指呂九齡以示之曰。此是也。既覺。大以為不然。而思索其義不能去心。忽幡然曰。吾不應改姓。姑取呂齡二字為名。或可應之。聞者頗嗤笑。果於乾道八年。黃定榜擢高科。

湘鄉祥兆

王南強容之。係湘鄉人。原名午。淳熙壬寅歲。肄業於嶽麓書院。嘗與同舍小有競。既而悔之。謀欲更名。以示佩韋之意。其兄弟皆連之字。乃改曰容之。且取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說。仍字南強。癸卯春。書院待秋試。其兄為詣本縣投家保狀。乃試前數日。將納卷。而視縣所解簿。則單為王容。方以為疑。而兄至謂曰。我今以適為名。汝不必二名。徑已除去之字。茲即汝也。遂用此入試。是舉預薦甲。長省試畢。聞兄亡而歸。既到。

家報榜人至。既奏名矣。舊師舒誼周仁來賀云。數年前有術士來湘鄉。遊縣學。自言能相夫子像。而知士人登科之多寡。今聖像開口而笑。合主兩士登科。如此舉只一人。則後當有繼之者。去歲初春。學長王仲淹汾叟親書桃符曰。說素王顏有喜。定知黃甲捷先通。吾嘗思之。王者君之姓。顏者谷也。實君之名。素王者其喪之戚也。黃甲捷先通者。今歲阻廷對。後舉選試。必居黃甲。乃先通吉耗也。其說頗傳於士林。時又有縣學補試王仁伯者。易名顏。遂中首選。丙午之春。舒周仁入府語南強曰。王汾叟又書桃符。更奇怪曰。素王顏色津津喜。黃甲科名鼎鼎來。汾叟寫罷。驚悟曰。前年為王南強作先兆。今復為王仁伯作先兆。耶。吾獨以為不然。是亦南強先識耳。鼎鼎者。三名前也。是歲王顏為解魁。滿意巍級。已乃下第。南強果魁天下。所謂術者不復至。惜不記其鄉里姓名。長沙古語。嘗有駱駝嘴斷狀元出之謠。駝嘴者山也。其形似之。在州北正直水口。其下曰麻潭。皆巨石屹立。瀉熙七年。辛幼安作守。創始營作。廣辟衢陌。許僧民得以石贖罪。皆鑿於潭中。所取不勝計。後帥林黃中。又增益南街。取石愈多。迨丙午之夏。駝嘴中斷為兩。不一歲。而南強應之。桃符證應。已載於癸志。比得南強筆示本末。始知前說班班。得其粗要。為未盡。故再紀於此。而癸志既

刊於麻沙書坊不可芟去矣

仰山行宮

王南強以瀉熙十年暮冬自長沙赴省試過袁州禱於仰山行宮是夜宿州東新市村邸夢人歌玉樓春詞曰玉堂比去杳風暖正飛絮馬前撩亂姮娥剪綠羅衣待來到蟾宮與換纔半閱即止又一人白衣乘馬自袁來到王傍下馬揖王立談曰今早承訪及遂復騎而去王目送之半里許別有過王者曰此乃仰山廟裡人也聳然驚悟視神君之像正着白道服明年王奏名以兄計急還未獲廷對亦驗一曲弗竟之意矣十四年正月赴殿試至袁申禱夢與友孫君同飲於盧溪市孫曰汝飲酒與我同做第二人却不與我同王曰吾固未嘗以第二自期也孫遽曰但願汝作狀元遂覺廟廡下有一偶像戴僧帽謂之應夢道者孫君生而禿全類僧顏狀故神假其人以告云紹興元年春王赴鎮東簽帳過謁廟且具牲酒祭謝於獻亭夢神君飲其上揖使居賓位坐客數人陰風肅然昏暗如暮夜仍不設燈燭陡覺毛髮竦浙莫能辨同席者為誰聞殿上厲聲言來何遲未及答而曰儘快儘快恍惚而寤蓋王當以去年四月之官用家故稽留愆期旬月乃得上然蒞職纔兩月即召入館此進

快兩語之證也。

黃戴二士

莆田士人黃裳。字伯華。與其友戴松。皆以紹興乙卯某月某日寅時生。竝居郡中。少相善。既壯。為學皆著稱。有客工論命。二士共邀之。使分別優劣。客歷問家世平生。然後斷之。曰。二命大略相似。但黃君是正寅時。戴君得寅氣淺。當是丑末。其發跡必在後。退而告人曰。品格皆絕低。黃雖勝之。亦不足道也。既而戴但預薦。年不滿五十。不第而卒。黃入太學。登合選。淳熙壬寅。得免省。還闕守年。聞戴死。甚懼。時福唐黃司業定為潮陽守。往訪之。飲酒無算。中夜感風淫之疾。而甲辰廷試期已迫。強并病謁郡。鄉人為賂。邏卒及閭者。容其跛曳。三四人掖之造廷。及唱名。亦如之。雖幸列於四甲。竟不可參選。乃求岳司以歸。歲滿無痊意。凡三任而終。年止五十八。是雖登科食祿。視戴布衣早歿為不侔。然一紀殘廢。與死為鄰。真不足道也。

雷震雞

慶元二年六月八日。饒州大雷震霆。雙港巡檢營兵張發家。先育一雄雞。本志將以償龍堂三牲願者。是日遭雷擊。初斷其足。乃自頭至尾中裂之。雞之獲罪於神。

明。無由可問。然震雷輕用其威。亦淺矣。

夷堅志卷二十四終

夷堅志卷二十五

宋 洪邁撰

許子友

許子友者南康大庾游術寒士也。乾道六年謁廣積寺僧。因留宿。時有醫士劉大用。適在寺。寢于閑房。許居法堂上。半夜連發聲驚。魔劉出呼之。僧亦來。許亦蘇。起語人曰。為一物甚重。登床壓吾腹。體冷如水。暗中略不見有手足。吾困不能支。聞諸君踵至。始捨去。僧云。此乃寺後山下一巨石。每出現。光怪為人害。無有宿客得安眠者。以其質幹頑重。未易除徙。故置之不問。許坐而達明。急辭出自是不敢復至。或曰。石妖如此。非鑿破其稜角。他日將復為尊僧以無力辭而止。

解俊保義

保義郎解俊者。故荆南統制孫也。乾道七年。為南安軍指使。有過客且至。郡守將往寶積寺迎之。俊主其供帳。日暮客不至。因留宿。夜方初更。燭未滅。一女子忽來。進趨媚冶。貌甚華豔。俊半醉。出微詞挑之。欣然笑曰。我所以來。正欲相就。結綢繆之好爾。遂升榻。問其姓氏居止。曰。勿多言。只在寺後住。汝明夕尚能抵此否。俊尤喜。曰。謹

奉戒。自是無日不來。仍從寺僧借一室。為久寓計。經月餘。僧弗以為疑。外人固無知者。時以金銀釵餌為贈。俊既獲麗質。又得羨財。歡愜過望。謂之曰。吾未曾授室。欲憑媒妁。往汝家以禮幣娶汝。何如。曰。吾父官頗崇。安肯以汝為壻。但如是相從足矣。俊信為誠然。而氣幹日。疴瘠初。貨藥人劉大用。與之游居。亦訝之。俊不以告。嘗兩人同出郭。遇遮道賣符水者。引劉耳語曰。彼官人。何得挾殤亡鬼自隨。不過三月死矣。劉語俊。俊初尚抵諱。既而驚語曰。彼何由知。必有異。便拉劉訪之旅邸。其人笑曰。官員肯棄絕。不然。幾壞性命。留使同邸異室。而顧劉與之共處。撚紙十餘道。使俊吞之。劉密窺之。見其作法。麾呵之狀。二更後。聞門外女子哭聲。三更乃寂。明旦俊辭去。戒令勿復再往寺中。諸僧後知其事。曰。寺之左右。素無妖怪之屬。惟昔年邵宏淵太尉謫官時。喪一笄女。葬于後墻之外。必此也。自是遂嘗出為僧患。僧甚苦之。遣僕詣武陵白邵。請改葬。邵許之。乃瘞于北門外五里田側。復出擾居人。又徙于深山。其鬼始絕。甲志所記張太守女。在南安嘉祐寺為厲。以惑解潛之孫。與此大相似。兩者相去十三年。又皆解氏子。疑只一事。傳聞異詞。而劉醫云親見之。當更質諸彼間人也。

鼎州龍陽縣。經寇攘之餘。邑井蕭條。居民稀少。令丞官舍。妖異出沒。見于白晝。慶元元年。吳人章君來為令。視事未幾。便若有所染著。每日退廳後。必命吏陳設堂西偏一室。施重簾。複幕。望之絕暗。不使人窺。且具兩人匕箸飲饌。而不見客入。但聞語笑融怡。遇酒炙至。則自出取之。迨暮乃已。妻子問之不對。神貌日以枯索。及冬而殂。既歛數日。旣卒。夢其來令。韜馬告以鞭在宅堂不可得。章曰。我自取之。是夕一家人悉夢其入房。自攜鞭而去。明旦所養馬無故而死。鞭失所在。章之子不忍剝馬。使埋于園內。俄而亦出為厲。在縣舍四傍嘶鳴跳躍。一切之物無有不示變異。章氏既行。子姪孫儼作丞。素抱血疾。自是益甚。夜夜遭祟魅。扣擊門戶。子姪婦勸徙居。儼終不肯聽。次年二月。竟不起。

同州白蛇

同州自元符以後。常有異物出為人害。皆言白蛇之精。官民多被害禍。至于郡守亦時隕于怪。知之者不敢以作牧為請。政和間。宰相之壻某。必欲得之。蓋貪俸入優厚之故。相君諭之曰。馮翊蛇妖甚惡。無以身試禍。壻意不可抑。竟拜命往焉。交印之三日。大張樂會官僚。忽顧諸娼曰。我方視事置宴。汝曹當華飾展慶。顧乃著白衣。何

也。娼知其意，不敢答。宴罷即病。明日詢于客將，對曰：「得非昨到眼眩，妄有所覩耶？實無此人。」其家走騎報于相君，相君白于徽宗，詔虛靜張天師往治。至則壻不知所之矣。到郡才十日，張召內外諸神，問蛇所在，皆莫對。繼呼城隍叩之，亦辭曰：「不知。」張怒甚，詞峻。令陰兵行華撻，楚毒備極。訴云：「彼物之靈，上與天通，言甫出口，大禍立至。」張曰：「吾之法力，誅之有餘。今但欲得其窟穴，汝若不告，當先受戮。」于是神倪首密白其處。張擇日謁之，去穴三里，結壇五層，其廣數十丈。壇成，悉集一城吏民，使居于其上。而領衆道士作法，初飛一白符，寂然無聞。次飛赤符，繼以黃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氣黑霧，蔽滿山谷。見者危懼，少頃烟散。張持法如初，俄白氣滙于天際，或黃或紫。如是者四五變。壇上人盡顛仆怖哭，立待吞噬。張使人人口啣土一塊，以禦邪冷。遣取州印置前，語衆曰：「白蛇之神，盡于是矣。必將白出。」如越過五壇，雖吾亦不復有生理。苟不吾敵，則止于三層。邪不勝正，此邦當無憂也。已而烈火從穴中發，漸及壇畔。大蛇呀然張口，意欲吞壇。矯首僚空，高出望表。迤邐且近，引其身繞下層四五匝。張左手執州印，右手執玉印，端立對之。蛇縮恧挫沮，進退不可。軀幹漸低，摧似若為一山所壓。衝第三級而止，即飛劍殺之。其後累累而出，小者猶如柱，幾萬條。

張曰。首惡蓋牝者。種類實繁。此難悉誅。然亦不可恕。擇其為尊者去之足矣。顧父老壯勇者。解所佩刀劍。斬其如柱如楹者。二十餘條。皆為法力所束。怙怙受劍。其餘以符付神將。驅出外境。又數日。率郡民視其穴。有石床正中。蓋其盤憩之處。白骨山積。皆前後所啖食之人。臭聞百里。經月方息。虛靜為漢天師三十代孫。平生不娶。京師將亂。潛出城還鄉。尸解。復隱於峨眉。蜀人時或見之。天師嫡派遂絕。今以族人紹厥後云。

安氏寃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為崇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崇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誅死。法師大不恕。須臾拷問。亦廟鬼也。復斬之。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言曰。前兩崇乃鬼耳。法師可以誅。吾乃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治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不可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乃宿世寃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為業。安氏吾妻也。乘吾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以計見殺。寃魂栖栖。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

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在此。今得抵命則可去。師母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寃。吾不汝治。曩事歲月已久。寃寃相報。甯有了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拔與汝解釋。得生人天。如何。安氏自床趨下。作蜀語聲喏。為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為設九幽醮。安氏再拜謝。倏然而甦。李舉家齊素。將以某日設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責之。拱而言曰。荷蒙盡力。冥途豈不知感。但明醮薦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為何姓名。前日失於稟白。今如不言。枉費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具言。又曰。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其請。疾遂無恙。

蔡州禳災

呂安老尚書。少時入蔡州學。同舍生七八人。黃昏潛出遊。中夕乃還。忽驟雨傾注。而無雨具。是時學制崇嚴。又未嘗謁告。不敢外宿。旋於酒家假單布衾。以竹揭其四角。負之而趨。將及學牆。東望巡邏者。持火炬。傳呼而來。大恐。相距二十餘步。未敢前。邏卒忽反走。不復回顧。於是得踰壇而入。終夕惴惴。以為必彰露。且獲譴屏斥矣。明日。官兵申府云。昨三更後。大雨正作。出巡至某處。忽異物從北來。其上四平如席。模

糊不可辨。其下設如人行。約有脚三二十隻。漸近學墻乃不見。郡守以下莫能測。為何物。邦人口相傳。皆以為巨怪。請於官。每坊各建禳災道場。三晝夜。繪其狀祠而磔之。然則前史所謂席帽行籌之妖。殆此類也。

謝侍御屋

邵武軍城內謝侍御家。有別宅三間。極寬潔。為邸舍。就直纔百二十千。人言中有怪物。多不敢居。乾道三年八月。武翼郎孫肇。赴添監酒稅。以無官解。欲居之。先與三少年往宿。相語曰。屋如是。而賃價不及半。豈可失。吾何畏鬼哉。特猶未黃昏。忽青光一道。從後起。揮以刃而敬去。俄頃婦女七八輩。歌笑而出。撼堂上二空輜。出沒其間。肇心動。捨而之他。明年陝西人李統領解鄂州軍職來。自言無所怖。挈家徑入。坐甫定。而十婦人已出。李仗劍逐之。至廁。入于溺瓮而滅。李斫瓮咄罵。待旦命僕掘其處。乃白金數百錠。充塞于中。李邀謝氏子弟。訪上世有無窖藏。曰無之。賂以三百千。子弟曰。此非我家物。義不當受。但請就鬻此第。增為七百千。立券。李遂成富室。乃知無望之物。固冥冥之中有主張者。孫肇非其有。故遇怪而懼。謝氏子弟臨財不苟。亦可謂賢矣。

陸氏負約

衢州鄭某幼曠達能文娶會稽陸氏女姿色明媚伉儷綢繆鄭嘗于枕席間語陸曰吾二人相歡至矣脫我不幸死汝勿復嫁汝死我亦如之對曰正期百年偕老何出此言凡十年生二男而鄭生疾對父母復申前約陸氏但俛首悲泣鄭死未數月而媒妁來陸氏相與周旋舅姑責之不聽纔釋服盡攜其貲裝適蘇州曾工曹成婚七日曾生奉漕檄考試他郡行信宿陸氏晚步廳前有急足拜于庭稱鄭官人有書命婦取之外題示陸氏三字筆劄宛然前夫手跡也急足忽不見破緘讀之辭云十年結髮夫妻一生祭祀之主朝連暮以同懽資有餘而共聚忽大幻以長往慕他人而輕許遺棄我之田疇移積蓄于別戶不念我之雙親不恤我之二子義不足為人婦慈不足為人母吾已訴諸上蒼行理對于冥府陸氏歎恨三日而亡

蚌中觀音

溧水人俞集宣和中赴泰州興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買以食集見必輒買放諸江他日得一籃甚重衆欲烹食倍價償之堅不可遂寘諸釜中忽大聲從釜起光焰相屬舟人大恐熟視之一大蚌裂門現觀世音像于殼中旁有竹兩竿挺

如生菩薩相好端嚴冠衣瓔珞及竹葉枝幹皆細真珠綴成者集令舟中皆誦佛悔罪而取其殼以歸傳燈錄載唐文宗嗜蛤蜊亦觀佛像之異但此又有雙竹為奇耳

衡山民

乾道初元衡山民以社日祀神飲酒大醉至暮獨歸跌於田坎水中恍惚如狂急緣田塍行至其家已閉門矣扣之不應身自從隙中能入妻在床績麻二子戲於前妻時時吐罵其夫暮夜不還舍民叫曰我在此妻殊不聞繼以怒為亦不答民驚曰得非已死乎遽趨出經家先香火位過望父祖列位其所泣拜以告父曰勿恐吾為汝懇土地即起俄土地神至布衫草履全如田夫狀具問所以顧小童令隨民去童禿髮赤脚類牧牛兒相從出門尋原路復至坎下教民自抱其身大叫數聲蹙然而寤時妻以夫深夜在外倩鄰人持火炬求索之適至其處遂與俱歸

蔡州小道人

蔡州有村童能棋里中無敵父母將為娶婦力辭曰吾門戶卑微所取不過農家女非所願也兒當挾藝出遊庶幾有美遇以償平生之志遂着野人服自稱小道人適汴京過太原真定每密行棋覘視自知無出其右者奮然至燕山燕為金都而棋

國手乃一女子。妙觀道人童連日訪其肆。見有誤處。必指示。妙觀懼為衆哂。戒他少年遮闌于外。不准入視。童憤憤。即彼肆相對。就屋標一牌曰。汝南小道人手談。奉饒天下最高手。一先。妙觀益不平。然揣其能出己上。未敢與較。勝負。弟子之最者張生。往試之。張受童一子。不可敵。連增至三。歸語妙觀曰。客藝甚高。恐師亦須避席。未幾好事者聞之。欲鬥。兩人共率錢二百千。約某日會戰于僧舍。妙觀陰使人禱童曰。法當三局兩勝。幸少下我。自約外奉五十千以酬。童曰。吾行囊自不乏錢。非所望。然切慕其顏色。肯容通衽席之歡。乃可。女不得已許之。及對局。童果兩敗。妙觀但酬錢。而不從其請。適金之宗王貴人宴集。呼童奕戲。詢其與妙觀優劣。童曰。此女棋本劣。向者故下之耳。於是亦呼至前。令賭百千。童探懷出金五兩。曰。可賭此。妙觀以無金辭。童拱白座上曰。如彼勝則得金。某勝乞得妻。坐客皆大笑。同聲贊之曰。好妙觀。慙窘失措。遂連敗。既退。復背約。童以詞訴於府。引諸王為證。卒得女為妻。竟如初志。

苦竹郎君

潭州善化縣苦竹村。所事神曰苦竹郎君。里中余生妻唐氏。微有姿色。乾道二年。遼隣婦郊行。至小溪茅店飲酒。店傍則廟也。酒罷。衆婦人皆入觀。唐氏素淫冶。見土偶。

素衣美容。悅慕之。瞻玩不能已。衆已出。猶戀戀遲留。還家數日。思念不少置。因如廁。望一好少年。張青蓋而來。絕類廟中像。徑相就語。即與歸房共寢。久乃去。自是數日。一至。家人無知者。遂有娠。過期不產。夫怪之。召巫祝治禳。弗效。唐氏浸苦。腹脹。楚痛。不可堪忍。始自述其本末。疾益困。腹裂而死。出黃水數斗。

真仙堂小兒

常州天慶觀真仙堂。塑洞賓像。有小兒賣葢。日過其前。見其儀狀。敬仰之。每盤旋不忍去。一日。瞻視嘆息間。像忽微動。引手招之。持一錢買葢。兒不取錢。悉以畚中葢與之。像有喜色。以紅藥一粒授焉。使吞服。即覺恍惚如醉。還家索紙筆。作文章詞翰。皆美。至于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茹烟火食。惟飲酒啖棗。如是歲餘。聞市曹決死囚。急往觀。正刑之際。忽空中有人批其左頰。一小鶴從口吻。角飛出。捫其頰。已半枯矣。遂愚俗如初。

赤松觀丹

婺州金華赤松觀。相傳為九天玄女煉丹之所。云丹始成時。凡三粒。以一祭天。一祭地。皆瘞于隱所。一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

善鳴雞。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彩。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重於鐵石。意其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寘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啟鑰以示人。既期年矣。後為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呼集衆擒之。已飄飄然行池水上。運步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旬日方去。莫知為何人。何所之也。道士悵然自悔。猶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亦如珠。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尚強健。無恙。雞亦活三十年。

任迥春遊

宣和三年。京師富子任迥。因遊春。獨行出近郊酒肆。少憩。樂其幽雅。未即去。店媵從中出。回顧內呼曰。吾夜分乃還。宜謹視家。即去。迥竊望幙內一女子。絕妖冶。心殊慕悅。而難於言。女忽整容出。盼客微笑。服飾雖不華麗。而潔素可愛。迥招與坐。以言挑慰。女曰。吾母赴村中親舍宴席。家無一人。只妾獨身耳。迥心神流蕩不禁。遂縱言調謔。命酒同飲。相攜繾綣。薄暮而母歸。入門見迥在內。忿然作色曰。吾女良家處子。汝何敢無禮相汙。迥無辭以答。但泣拜引罪。久之。母忽亦怒笑曰。汝已犯吾女。無奈矣。當遂為吾壻。則可解。不爾則縛送官矣。迥思已未娶。又畏成訟。唯而從之。媵曰。

若爾無庸歸。少留旬日。吾自遣信報汝父母。於是遂諧伉儷。夫婦殊愜適。惟防禁甚密。母子更迭守視。不許出中門。但兀坐飽食而已。一夕未寢。連聞扣戶聲。姥啟扉。有男子。婦女二三十輩。扶攜而來。有得色。言曰。城內某坊某家。今夜設大筵。宜赴。姥呼女同行。而指迥告衆曰。奈此郎何。或曰。偕往何害。乃空室而出。迥深憂疑之。而弗敢問。俄頃到城門。門閉已久。衆籍籍謀所以入。姥聳身穿隙而進。衆與迥隨之。皆無碍。及至市。燈燭販鬻。與平日不殊。到所謂某家。方命僧施法食。三大斛。衆拱立環繞。爭搏取恣食。至於攘奪。迥駭曰。吾許時。乃為鬼塚耶。始大寤。挺身走入佛座下。踰伏不動。望視回來者。詭形怪狀。皆鬼也。競前挽使回。迥不應。姥與女眷眷不忍釋。至互相詆悔。流涕唾罵乃去。天將曉。此家屏當供器。見而驚曰。有奇鬼在此。取火照之。迥出具道本末。迥旦送之歸家。家人相視號泣曰。一去半年。無處尋訪。以為客死矣。調治數日。乃復人形。徐驗故處。但荒榛蔓草耳。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士。赴河北將官。挈家至村驛。驛舍荒涼。無一人供薪水。呼問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劉叱責之。叩頭對曰。驛為怪物所据。不復容人跡。前

後過客無敢居者。劉笑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炎暑，捨大屋弗居，而棲泊旅邸耶？即使撤局，見庭階蔓草盈尺，詢怪物所在，曰：多在西廂小廳下。劉戒從卒環列中堂，設寢處，使妻孥居之。自置一榻坐西邊，以弓箭隨之。二更後，有白衣老叟荷杖至，曰：吾為土地神，每恨妖鬼害人，而力不能制。坐視嘆息而已。聞崇班素負膽氣，今夕適羣鬼皆醉卧，欲乘此時盡執縛以來，請君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人之利。劉欣然曰：幸甚。叟即去。頃之，擒一物至，不甚了了。曰：請崇班下刀。毋待其覺，即揮刃斬之。有聲啾然，已而連續擒至。次第斬首，約四更時，斬三十餘級，橫尸流血，腥氣逼人。叟再拜遜謝曰：盡矣。趨下廊廡間，拊掌大笑。劉始疑焉，呼燭入視，則全家大小盡皆身首異處，不遺一人。劉驚悔，哭叫發狂，越日而死。亭長言於官，焚拆此驛，其怪亦絕云。

異僧符

豫章之南數十里生米渡。乾道元年三月八日，有僧晨濟，將登岸。戒津吏曰：少頃見黃衫五人絡籠而至者，切勿使渡。渡之則有奇禍至。取筆書二字，似符而非。了不可識。其文曰：籛籛乙以授吏，曰：必不可拒。當以此示之。語畢而去。吏不甚信也。然私怪之。至午，果有五黃衣如府州急足者，各負兩翁籠，直前登舟。吏不許，皆怒罵。始

欲毆擊。良久不解。吏乃取所書字示之。五人者一見狼狽。反走轉盼。失所在。委十籠於岸側。發之。每中有小棺三百具。吏焚棺而傳其符。豫章人家家圖供之。是時江浙多疫。唯此邦晏然。識者謂五人乃瘟部鬼也。

蒙僧首

婺州武義縣了蒙。為一邑僧首。誦經精專。不飲酒食肉。邑人欲薦福追遠者。不問數十里。必屬蒙僧首焉。坐是不勝應接。獨力不可給。至虛受人施者。反多於所誦。既死十年。同縣人徐師死而復生。云過陰府廊廡間。見蒙在大鐵柵中。四面熾炭五層。烈焰洞然。不可前近。蒙手捧經立。見徐大驚。問知當還。懇祝云。俾告弟子。竭橐貲。請僧多誦經。為已償債。且言在柵九年矣。初入時有炭九層。每填經及一份。則去其一。今尚餘五也。徐又見其側有坑。穿四囚居中。一鬼執長箒。燕染糞塗其首面身體。因問蒙。蒙曰。此事魔不祀祖先者。他所見甚多。徐不能記耳。

夷堅志卷二十五終